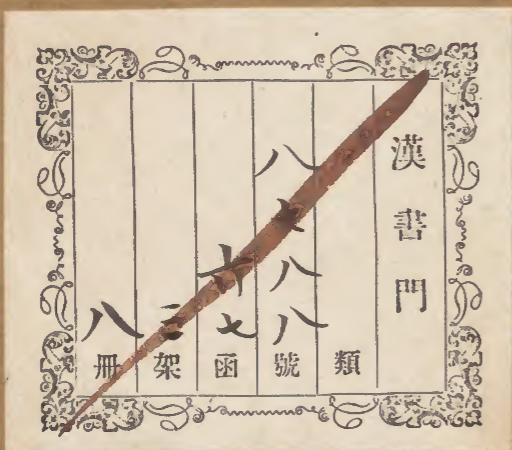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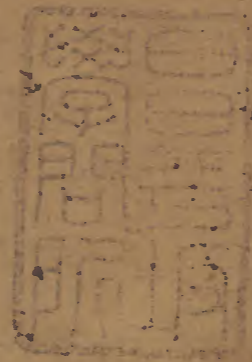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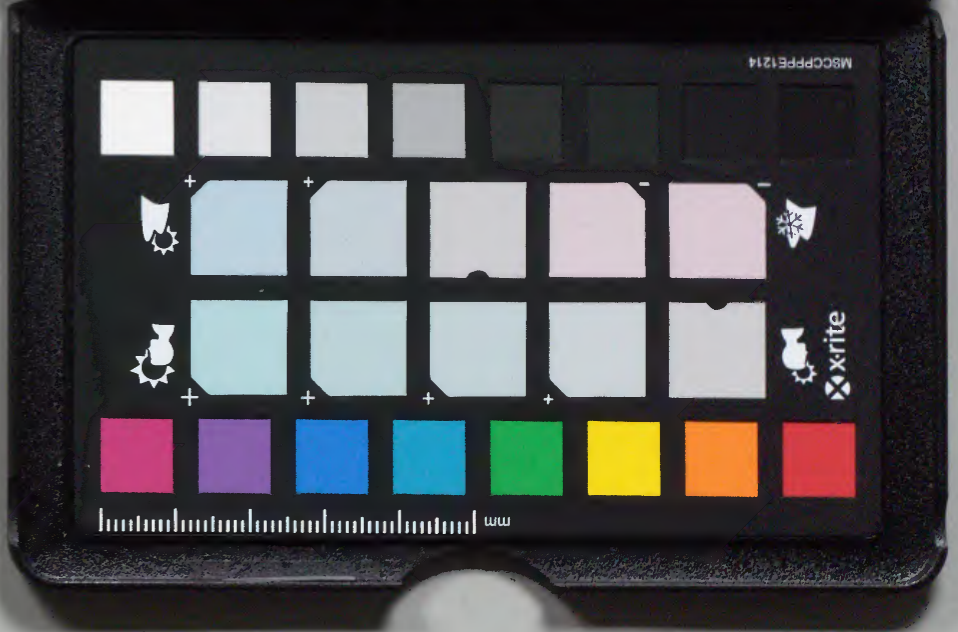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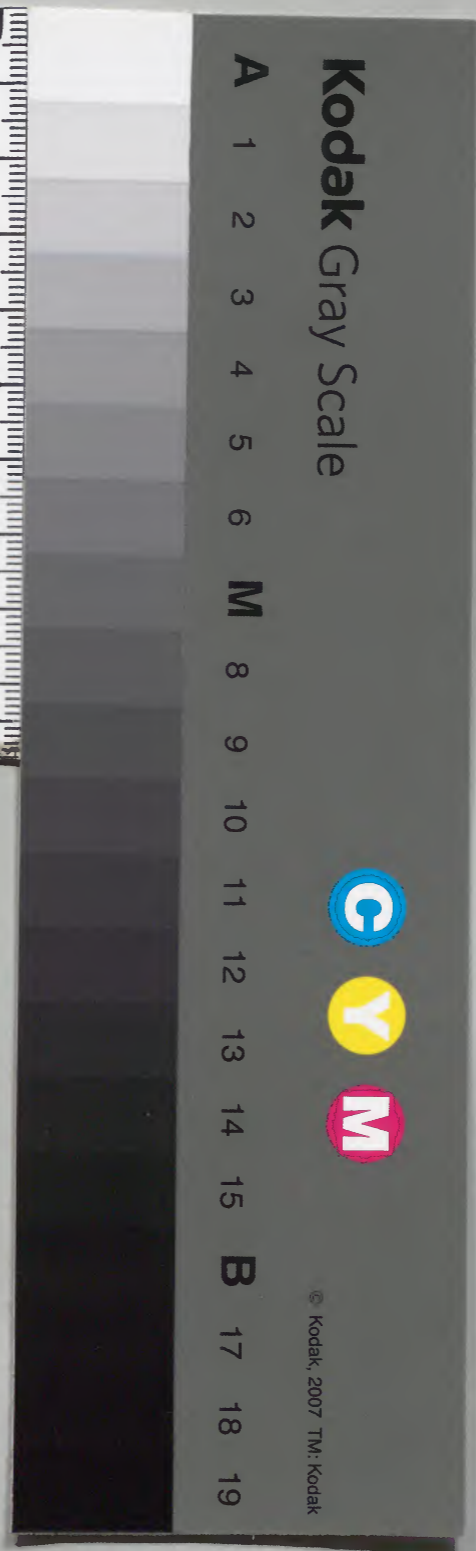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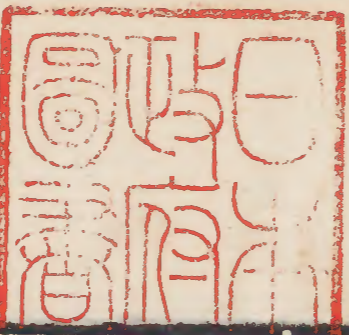
西漢年紀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788
冊數	8 (5)	
函號	284	21

十六之二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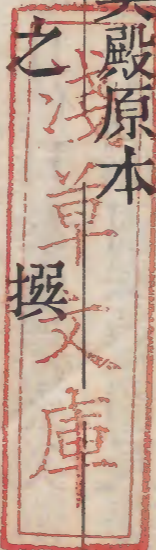
西漢年紀卷十八

武英殿原本

宋

王

益



昭帝

孝昭皇帝諱弗陵武帝少子也後元二年二月乙丑立為太子年

八歲

考異曰荀紀云昭帝即位年十六漢書紀云立為太子年八歲立太子之後三日即帝位是即位時甫八歲耳又上官桀為燕王書告霍光罪上覽其詐史書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蓋自即位至其年已七年矣當是荀紀差誤今從漢書戊辰太子即皇帝位時政事壹決大將軍

光田千秋居丞相位謹厚自守而已

通鑑

每公卿朝會光謂千秋曰

始與君侯俱受先帝遺詔今光治內君侯治外

孟康曰內朝外朝也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常

侍散騎諸吏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為外朝也

宐有以教篤使光母負天下千秋曰唯將軍留

意即天下幸甚終不肯有所言光以此重之

田千秋傳

光輔幼主政自

己出天下想聞其風采殿中嘗有怪一夜羣臣皆驚光召尚符璽

郎郎不肯授光光欲奪之郎按劔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

諡之明日詔增此郎秩二等眾庶莫不多光傳秋七月有司奏濟

北王寬諄布內人倫又祠祭詛上請誅上遣大鴻臚利召王王

以刃自剄死考異曰表以謀反書紀以有罪書今從傳國除為北安縣屬泰山郡本紀及濟北王傳

始元元年春二月初武帝崩賜諸侯王璽書燕王旦得書不肯哭

曰璽書封小京師疑有變遣幸臣壽西長孫縱之王孺等之長安

以問禮儀為名王孺見執金吾廣義問帝崩所病立者誰子年幾

歲廣義言待詔五柞讀與宮宮中謹言帝崩諸將軍共立太子為

帝年八九歲葬時不出臨力禁歸以報王王曰上棄羣臣無語言

蓋主又不得見甚可怪也復遣中大夫至京師上書言竊見孝武

皇帝躬聖道孝宗廟慈愛骨肉和集兆民德配天地明竝日月威

武洋音溢遠方執寶而朝增郡數十斥地且倍封泰山禪梁父巡

狩天下遠方珍物陳於太廟德甚休盛請立廟郡國奏報聞及褒

賜益封旦怒曰我當為帝何賜也遂與宗室中山哀王子長等結

謀詐言修武備備非常長於是為旦命令羣臣曰寡人賴先帝休

德獲奉北藩親受明詔職吏事領庫兵飭讀曰武備任重職大夙

夜兢兢子大夫將何以規佐寡人且燕國雖小成周之建國也上

自召公下及昭襄於今千載豈可謂無賢哉寡人束帶聽朝三十

餘年曾無聞焉或者寡人之不及與讀曰意亦子大夫之思有所

不至乎其咎安在方今寡人欲橋與矯邪防非章聞揚和撫慰百

姓移風易俗厥路何由子大夫其各悉心以對寡人將察焉羣臣

皆免冠謝旦曰前高后時偽子宏立為皇帝諸侯交手事之八年

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迎立文帝天下乃知非孝惠子也我親武

帝長子反不得立上書請立廟又不聽立者疑非劉氏即與劉澤

謀為姦書招來郡國姦人賦斂銅鐵作甲兵會餅步丁侯劉臣知

澤等謀告之青州刺史雋不疑八月不疑收捕澤以聞上遣大鴻臚丞治連及燕王燕王上以為旦至親荀抑按不揚公卿使大臣請遣宗正與太中大夫公戶滿意御史二人偕往使燕風諭之至燕各異日更見責王宗正者主宗室諸劉屬籍先見王為言帝實武帝子狀待御史復見王責以正法問王欲發兵罪名明白當坐之漢家有正法王犯纖介小過即行法直斷耳安能寬王驚動以文法王意益下心恐公戶滿意習於經術最後見王稱引古今通義國家大體文章爾雅謂王曰古者天子必內有異姓大夫所以正骨肉也外有同姓大夫所以正異族也周公輔成王誅其二弟故治武帝在時尚能寬王今帝始立年幼委任大臣古者誅罰不阿親戚故天下治方今大臣輔政奉法無所阿恐不能寬王王自謹無令身死國滅為天下笑於是旦恐懼服罪叩頭謝過褚先生補史紀

詔無治而劉澤等皆伏誅益封餅侯燕王九月丙子車騎將軍

丁故侯金日磾薨本賜葬具冢地送以輕重介士軍陳至茂陵諡

曰敬侯日磾

二年春正月大將軍霍光左將軍上官桀皆受爵荀

三年春二月有星孛於西北本

四年秋七月匈奴入代殺都尉單于年幼初立母閼氏不正國內

乖離常恐漢兵襲之於是衛律為單于謀穿井築城治樓以藏穀

與秦人守之漢兵至無柰我何即穿井數百伐材數千或曰胡人

不能守城是遺弋季漢糧也衛律於是止匈奴冬遣大鴻臚田廣

明擊益州本令杜延年以校尉將南陽士往從之延年是歲衛尉

王莽為右將軍衛尉騎都尉上官安為車騎將軍衛尉并右將軍

百官表考異曰漢書本紀五年云封皇后父驃騎將軍上官安為桑樂侯外戚傳又云安以后父封桑樂侯食邑千五百戶遷車騎將軍紀易車騎為驃騎外戚傳以封侯在遷將軍之後皆未

喻按百官表始元四年騎都尉上官安為車騎將軍是時蓋未封侯也如此則遷將軍在四年封侯在五年外戚傳亦云車騎然則紀所謂驃騎者亦未免差誤之從百官表

五年春正月有男子乘黃犢車建黃旒衣黃襜昌襜反者黃目

詣北闕自謂衛太子考異曰本紀云張延年雋不疑傳云成方遂又云一姓張名延年今依通鑑以不疑傳為正公車以聞詔

使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識視京兆尹雋不疑後到咤從吏收縛

遂坐誣罔不道要斬東市大將軍欲以女妻雋不疑不疑固辭不

肯當久之以病免雋不疑傳增博士弟子員滿百人儒林傳罷儋耳真蕃

蕃安郡本紀考異曰荀紀作儋耳番禺九真郡按真番朝鮮地番禺九真儋耳皆南郡地賈

反郡捐之傳云儋耳珠厓在海中洲居民暴惡自以阻絕數犯吏禁吏亦酷之率數年一反

殺吏漢輒發兵擊定之自初為郡至始元元年二十年間凡六叛至其五年罷儋耳

郡并屬珠厓然則是所能特儋耳番禺九真未嘗罷也今從漢書本紀及賈捐之傳初武帝

立儋耳珠厓郡皆在南方海中洲居其民暴惡以自阻絕數犯吏

禁吏亦酷之率數年一反殺吏漢輒發兵擊定之自初為郡至是

二十餘年間凡六反叛遂罷儋耳郡并屬珠厓賈捐之傳大鴻臚田廣

明擊益州暴師連年五行志秋復遣軍正王平等竝進大破之平還

拜為廷尉百官表

六年春正月上耕於上林本紀丁外人驕恣怨故京兆尹樊福使客

射殺之客藏長公主廬吏不敢捕渭城令胡建將吏卒圍捕蓋主

聞之與外人上官將軍多從奴客往奔射追吏吏散走主使僕射

劾渭城令遊徼傷主家奴建報亡它坐蓋主怒使人上書告建侵

辱長公主射甲舍門知吏賊傷奴辟報故不窮審大將軍霍光寢

其奏後光病上官氏代聽事下吏捕建建自殺胡建傳考異曰按表是

賢良文學民所疾苦文學對曰竊聞治人之道防淫佚之原廣道

德之端抑末利而開仁義毋示以利然後教化可興而風俗可移

也今郡國有鹽鐵酒榷均輸與民爭利散敦厚之樸成貪鄙之化

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趨末者眾願悉罷之御史大夫桑宏羊難以

議又云胡建不得其死按賢良文學以二月議則丁外人之殺樊福胡建之自殺當在正月今書於議鹽鐵之前二月詔有司問郡國所舉

爲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罷之不便文學曰有國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畜仁義以風之廣德行以懷之是以近者親附而遠者說服仁政無敵於天下惡用費哉大夫曰古之立國者開本末之途通有無之用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管子云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器械不備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商工不備也養生送終之具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聖人作爲舟楫之用以通川谷服牛駕馬以達陵陸致遠窮深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是以先帝建鐵官以贍農用開均輸以足民財鹽鐵均輸萬民所戴仰而取給者也文學曰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工商盛而本業荒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不務民用而淫巧眾也高帝禁商賈不得仕宦所以遏貪鄙之

俗也排困市井防塞利門而民猶爲非況上之爲利乎傳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士貪士貪則庶人盜是開利孔爲民罪梯也大夫曰均輸則民齊勞逸平準則民不失職均輸平準所以平萬物而便百姓非開利孔爲民罪梯者也文學曰古之賦稅於民也因其所工不求所拙農人納其穫女紅効其功今釋其所有責其所無百姓賤賣貨物以便上求閒者郡國或令民作布絮便恣畱難農民重苦女紅再稅未見輸之均也縣官猥發闔門擅市則萬物竝收萬物竝收則物騰躍騰躍則商賈牟利自市牟利自市則吏容姦豪而富商積貨儲物以待其急輕賈姦吏收賤以取貴未見準之平也蓋古之均輸所以齊勞逸而便貢輸非以爲利而賣物也大夫曰家人有寶器尚匣而藏之況人主乎夫權利之處必在深山窮澤之中非豪民不能通其利異時鹽鐵未籠布衣

有胸邴人君有吳王專山澤之饒薄賦賑窮以成私威私威積而
 逆節之心作今縱民於權利罷鹽鐵以資強暴遂其貪心眾邪羣
 聚私門成黨則疆禦日以不制而兼并之徒姦形成矣文學曰民
 人藏於家諸侯藏於國天子藏於海內故民人以垣牆為藏閉天
 子以四海為匣匱天子適諸侯升自阼階諸侯納管鍵執策而聽
 命示莫為主也王者不畜聚下藏於民遠浮利務民之義義禮立
 則民化上若是雖湯武生存於世無所容其慮工商之事毆冶之
 任何姦之能成三桓專魯六卿分晉不以鹽鐵故權利深者不在
 山海在朝廷一家害百家狂蕭牆而不狂胸邴也大夫曰故扇水
 都尉彭祖寧歸言鹽鐵令品甚明卒徒衣食縣官作鑄鐵器給用
 甚眾無妨於民今總一鹽鐵非獨為利入也將以建本抑末離朋
 黨禁淫侈絕并兼之路也古者名山大澤不以封為下之專利也

鐵器兵刃天下大用非眾庶所宜事也豪民欲擅山海以致富業
 故沮事者眾文學曰扇水都尉所言一切之術非君國子民之道
 也陛下繼孝武皇帝之後公卿宜思所以安集百姓致利除害輔
 明主以仁義即位六年公卿無請減除不急之官省罷機利之人
 陛下令郡國賢良文學議三王之道六藝之風陳安危利害之分
 指意燦然今公卿辯議未有所定所謂抱小利而忘大利者也大
 夫曰昔商君相秦也設百倍之利收山澤之稅國富民強蓄積有
 餘是以征伐敵國攘地斥境不賦百姓而師以贍故用不竭而民
 不知地盡西河而民不苦今鹽鐵之利所以佐百姓之急足軍旅
 之費務蓄積以備乏絕有益於國無害於人文學曰文帝之時無
 鹽鐵之利而民富當今有之而百姓困乏未見利之所利而見其
 害也且利非從天來不由地出一取之民間謂之百倍此計之失

也夫李梅多實者來年為之衰新穀熟者舊穀為之虧自天地不能兩盈而況於人事乎故利於此者必耗於彼商鞅峭七叫反法長利秦人不聊生相與哭孝公其後秦日以危利蓄而怨積地廣而禍構惡在利用不竭乎大夫曰諸侯以國為家其憂在內天子以八極為境其慮在外故宇小者用菲功巨者用大是以縣官開園池總山海致利以助貢賦修溝渠立諸農廣田收盛苑囿太僕水衡少府大農歲課諸入田收之利池籩之假及北邊置田官以贍諸用而猶未足今欲罷之上下俱殫困乏之應也雖節用如此何其可文學曰古者制地足以養民民足以承其上千乘之國百里之地公侯伯子男各充其求贍其欲秦兼萬國之地有四海之富而意不贍非宇小而用菲者欲多而下不堪其求也語曰廚有腐肉國有饑民廐有肥馬路有餒人今狗馬之養蟲獸之食豈特腐

肉秣馬之費哉無用之官不急之作無功而衣食縣官者眾是以上不足而下困乏也今不減除其本而與百姓爭薦草與商賈爭市利非所以明主德而相國家也夫男耕女織天下之大業也古者分地而處之是以業無不食之地國無乏作之民今縣官多張苑囿公田池澤公家有鄣假之名而利歸權家三輔迫近山河地狹人眾四方竝臻粟米不能相贍公田轉假桑榆菜菓不殖地力不盡愚以為非先帝所開苑囿池籩可賦歸之於民縣官租稅而已夫如是匹夫之力盡於南畝匹婦之力盡於麻枲田野闢麻枲治則上下俱衍何困乏之有大夫默然視丞相御史文學曰今天下合為一家利末惡欲行淫巧惡欲施大夫君以心計策國用構諸侯參以酒權咸陽孔僅增以鹽鐵江充耕谷之等各以鋒銳言利末之事析秋毫可謂無間矣然國家衰耗城郭空虛故非崇仁



義無以化民非力本農無以富邦也御史曰古者制田百步爲畝
什而籍一先帝憐百姓衣食不足制田二百四十步而一畝率三
十而稅一惰民不務田作饑寒及已固其理也鹽鐵又何過乎文
學曰什一而籍民之力也豐耗美惡與民共之故曰什一天下之
中正也今田雖三十而以頃畝出稅樂歲粒米狼戾而寡取之凶
年饑饉而必求足加之以口賦更繇之役率一人之作中分其功
農夫悉其所得或假貸而益之是以百姓力耕疾作而饑寒遂及
已也御史曰古者十五入大學與小役二十而冠與戎事五十以
上血脈益剛曰艾壯詩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猶今陛下寬力役之
征二十三始賦五十六而免所以輔壯而息老艾也丁者治其田
里老者脩其塘園則無饑寒之患不治其家而訟縣官亦悖矣文
學曰十九年以下爲殤未成人也二十而冠三十而娶可以從戎

事五十以上曰艾老杖於家不從力役所以扶不足而息老年也
鄉飲酒耆老異饌所以優耆耄而明養老也今五十以上至六十
與子孫服輓輸竝給繇役非養老之意也古者有大喪者居三年
不呼其門通其孝道遂其哀戚之心也今或彊使衰絰而從戎事
非所以子百姓順孝悌之心也陛下富於春秋委任大臣公卿輔
政政教未均故庶人議也御史默然不荅大夫曰明主憂勞萬人
思念北邊故舉賢良文學高第將欲觀殊議異策庶幾云得諸生
無能出奇計徒守空言不知取舍之宜時世之變此豈明主所欲
聞哉文學曰諸生對策殊路同歸指在於崇禮義退財利復往古
之道匡當世之失宜可行者焉執事闇於民理而喻於利末沮事
墮以故至今未決也大夫視文學悒悒而不言丞相史曰辨國家
之政事論執政之得失何不徐徐道理相喻何至切切如此乎賢

良文學皆離席曰鄙人固陋狂言以逆執事夫藥石苦於口而利於病忠言逆於耳而利於行諸生之諤諤乃公卿之良藥鍼石也大夫色少寬丞相史曰今以近世觀之世殊而事異文景之際建元之始民樸而歸本吏廉而自重殷殷屯屯人衍而家富今政非改而教非易也何世之彌薄而俗之至衰也賢良曰竊聞閭里長老之言往者常民衣服溫煖而不靡器質樸牢而致用馬足以易步車足以自載酒足以合歡而不湛樂足以理心而不淫入無宴樂之聞出無佚遊之觀行卽負耒止作鋤耔用約而財饒本修而民富送死哀而不華養生適而不奢大臣正而無欲執政寬而不苛故黎民寧其性百吏保其官建元始崇文修德其後邪臣各以伎藝虧亂至治外障山海內興諸利楊可勝告緡江充禁服張大夫革令杜周治獄夏蘭之屬矣搏王溫舒之徒矣殺殘吏萌起擾

亂良民當此之時百姓不保其首領豪富莫必其族姓聖主覺焉迺誅滅殘賊以失天下之貴居民肆然復安然其禍累世不復瘡痍至今未息故百姓尚有殘賊之政而強者尚有強奪之心大臣擅權而斷擊豪猾多黨而侵陵富貴奢侈貧賤寡殺女紅難成而易弊車器難就而易敗常民文杯畫案婢妾衣紵履絲匹庶糲飯肉食無而爲有貧而強夸生不養死厚葬送死殫家遣女滿車富者欲過貧者欲反是以民年急歲促寡恥而少廉刑非誅惡而姦猶不止也大夫曰吾以賢良爲少愈乃反若胡車之相隨乎賢良曰宮室輿馬衣服器械喪祭食飲聲色玩好人情之所不能已也故聖人爲之制度以防之閒者士大夫務於權利怠於禮義故百姓倣效頗踰制度古者衣服不中制器械不中用不粥于市今民間琢雕不中之物刻畫無用之器古者庶人之乘者馬足以代其

勞而已今富者連車列騎駟貳輻輳夫一馬伏櫪當中家六口之食亾丁男一人之事古者庶人耄老而後衣絲其餘則麻枲而已今富者縟繡羅紈中者素綈錦縑常民而被后妃之服褻人而居婚姻之飾古者庶人糲食藜藿非鄉飲酒脯臘祭祀無酒肉今閭巷無故烹殺相聚野外負粟而往絜肉而歸夫一豕之肉得中年之收十五斗粟當丁男半月之食古者庶人春秋修其祖祠以時有事于五祀蓋無出門之祭今富者祈名嶽望山川椎牛擊鼓戲偪舞像古者德行求福故祭祀而寬仁義求吉故卜筮而希今世俗寬於行而求于鬼怠于禮而篤于祭古者土鼓蕢抱擊木附石以盡其懼及後卿大夫有管磬士有琴瑟今富者鐘鼓五樂歌兒數曹中者鳴竽調瑟鄭儻趙謳古者瓦棺容尸木板塋周其後桐棺不衣采槨不斷今富者繡牆題湊中者梓棺榭槨古者明器有

形無實示民不用也後則有醯醢之藏棚馬偶人其物不備今厚資多藏器用如生人古者不封不樹反虞祭于寢無廟堂之位其後則封之庶人之墳半仞之高可隱今富者積土成山列樹成林臺榭連閣集觀增樓古者鄰有喪春不相杵巷不歌謠孔子食於有喪之側未嘗飽也今俗因人之喪事以求酒肉幸與小坐而責辨歌舞俳優連笑伎戲古者嫁娶之服未之以記虞夏之後表布內絲骨笄象珥封君夫人加錦尚褻而已今富者皮衣朱貉繁露環佩古者事生盡愛送死盡哀今生不能致其愛敬死以奢侈相告雖無哀戚之心而厚葬重幣者則以爲孝黎民慕效至於廢屋賣業古者夫婦之好一男一女而成家室之道及後士一妾大夫二諸侯姪娣九女而已今諸侯百數卿大夫十數中者侍御富者盈室是以女或怨曠時廢男或放死無匹古者不以人力徇于禽

獸不奪民財以養狗馬是以財行而力有餘今猛獸奇蟲不可以耕耘而令當耕耘者養食之百姓或短褐不足而犬馬衣文繡黎民或糟糠不接而禽獸食肉夫宮室奢侈林木之蠹也器械雕琢財用之蠹也衣食靡麗布帛之蠹也狗馬食人食五穀之蠹也口腹縱恣魚肉之蠹也用費不節府庫之蠹也漏積不禁田野之蠹也喪祭無度傷生之蠹也日修于五色耳營于五音體極輕薄口窮甘脆功積于無用財盡于不急故國病聚不足則政怠人病聚不足則身危丞相曰治聚不足奈何賢良曰昔晏子相齊民奢示之以儉民儉示之以禮今公卿大夫誠能節車輿適衣服公卿節儉率以敦樸罷園池捐田宅內無事乎市列外無事乎山澤農夫有所施其功女紅有所粥其業如是則氣脈和平而無聚不足之患矣大夫曰昔公孫布被兒寬練袍衣若僕妾食若庸夫淮南逆

于內蠻夷暴于外盜賊不爲禁奢侈不爲節何聚不足之能治乎賢良曰文景之際建元之始大臣尙有爭引守正之義自此以後多承意縱欲少敢直言面議而正刺因公而徇私故武安丞相訟園田爭曲直于人主之前夫九層之臺一傾公輸子不能正本朝一邪伊望不能復故公孫丞相兒大夫側身行道分祿以養賢畢已以下士無行人子產之繼而葛繹澎侯隳壞其緒毀其客館議堂以爲馬廐婦舍無養士之禮而尙驕矜之色廉恥陵遲而爭于利矣大夫勃然作色默而不應丞相史曰以賢良文學之議則有司蒙素餐之恥使賢良而親民偉仕亦未見其能醫百姓之疾也賢良曰談何容易而況行之乎今欲下箴石通關鬲則恐有盛胡之累懷鍼橐艾則被不工之名狼跋其胡載鼃其尾君子之路行止之道固狹耳大夫曰今守相古之方伯專制千里善惡在己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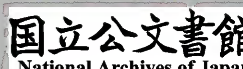
不能耳道何狹之有哉賢良曰今吏道壅而不選富者以財賈官
 勇者以死射功戲車鼎躍咸出補吏累功積日或至卿相擅生殺
 之柄專萬民之命是以往者郡國黎民相乘而不能理或至鋸勁
 殺不辜而不能正執紀綱非其道故也古者封賢祿能不過百里
 百里之中而為都疆垂不過五十猶以為一人之身明不能照聰
 不能達故立卿大夫以佐之而政治乃備今守相無古諸侯之賢
 而蒞千里之政生一郡之眾一人之身治亂在已千里與之轉化
 不可不熟擇也故人主有私人以財不私人以官大夫曰吏多不
 良矣又侵漁百姓長吏厲諸小吏小吏厲諸百姓賢良曰今小吏
 祿薄郡國繇役遠至三輔常居則匱於衣食有故則賣畜鬻產不
 徒是也府求之縣縣求之鄉鄉安取之哉夫欲影正者端其表欲
 下廉者先其身故貪鄙在率不在下教訓在政不在民大夫曰君

子內潔己而不能教于彼周公不能正管蔡之邪子產不能正鄧
 皙之偽今一一責之有司有司豈能縛其手足而使之無為非哉
 賢良曰春秋譏刺不及庶人責其率也古者大夫將臨刑聲色不
 御恥不能以化而傷其不全也政教闡而不著百姓蹶而不符若
 此則何以為民父母大夫曰人君不畜惡民農夫不畜惡草鋤惡
 草而眾苗成刑惡民而萬夫悅故刑所以正民鉏所以別萌也賢
 良曰刑之於治猶策之于御也良工不能無策御者有策而無用
 今廢其紀綱而不能張壞其禮義而不能防陷民於罔從而獵之
 以刑是猶開其闌字發以毒矢也會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
 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不傷民之不治而伐己之能得姦猶弋者
 觀鳥獸掛罽羅而喜也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百姓足而知榮
 辱方今之務在罷鹽鐵退權利分土地趨本業養桑麻盡地力則

民自富民無饑寒之憂則教可成也論語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
教之夫如是則民徙義而從善入孝而出悌何暴慢之有大夫曰
縣官鑄農器使民務本不營于末則無饑寒之累鹽鐵何害而罷
賢良曰農天下之大業也鐵器民之大用器用便利則用力少而
得作多功用不具則田疇荒而穀不殖往時鹽與五穀同價器利
和而中用今縣官鼓鑄鐵器大抵多為大器不給民用鹽鐵價貴
百姓皆不便貧民或木耕手耨土糶啖食鐵官賣器不售或頗賦
于民卒徒作不中程時命助之徵發無限百姓苦之今能務本去
末湛民以禮示民以樸則百姓反本而不營末矣丞相史曰先王
之道軼民而難復賢良文學之言深遠而難行非當世之所能及
也于是遂罷議本紀鹽鐵論通典

桓寬曰余觀鹽鐵之議異哉吾所聞汝南朱子伯為予言當此

之時豪俊并進四方輻湊賢良茂陵唐生文學魯萬生之倫六
十餘人咸聚闕庭舒六藝之風論太平之原智者贊其慮仁者
明其施勇者見其斷辨者陳其詞闇闇焉侃侃焉雖不能詳備
斯可略觀矣然蔽于雲霧終廢不行悲夫公卿知任武可以闢
地而不知德廣可以務遠知權利可以廣用而不知稼穡可以
富國也近者親附遠者悅德則何為而不成何求而不得不出
于斯務而務畜利長威豈不謬哉中山劉子雍言王道矯當世
復諸正務在乎反本直而不微切而不燥斌斌然斯可謂宏博
君子矣九江祝生奮由路之意推史魚之節發憤懣刺譏公卿
介然直而不撓可謂不畏強禦矣桑大夫據當世合時變推道
術尚權利辟略小辨雖非正法然巨儒宿學不能自解博物通
達之士也然攝公卿之柄不引準繩以道化下放于利末不師



古始處非其位行非其道果隕其姓以及厥宗車丞相履伊呂之列當軸處中括囊不言容身而去彼哉彼哉若夫丞相御史大夫兩府之士不能正議以輔宰相成同類長同行阿意苟合以說其上斗筭之徒何足算也

時濟陰魏相亦以文學對策謂賞罰所以勸善禁惡政之本也日者燕王為無道韓義出身強諫為王所殺義無比干之心而蹈比干之節宜顯賞其子以示天下明為人臣之義霍光納其言因擢義子延壽為諫大夫考異曰此事通鑑載于燕王桑宏羊謀反坐誅之後且云久之魏賢良文學論難鹽鐵事自此以後無再舉賢良文學之文然通鑑所以載于元鳳元年燕王死之後者正以魏相策云日者燕王為無道韓義諫而死遂附于此不知相所謂燕王為無道者乃昭帝初立時燕王與齊孝王子劉澤等謀反義以諫死至六年舉賢良文學而相對策遂及之耳故相傳曰相以賢良對策高第為茂陵令御史大夫桑宏羊客詐稱御史為相所捕論益知相對策在桑宏羊未死之前矣相為茂陵令御史大夫桑宏羊客詐稱御史止傳丞不以時謁客怒縛丞相疑其有姦收捕按致其罪論棄客市茂陵大

治韓延壽魏相傳初蘇武在北海上漢求武及馬宏等後匈奴歸此二人考異

曰匈奴傳云壺衍鞬單于立三歲衛律更謀歸漢使不降者蘇武馬宏等單于以始元二年立如此則武歸當在始元四年按紀移中監蘇武以始元六年春至以為典屬國武傳云武來歸明年上官桀等謀反桀以元鳳元年誅則武歸在始元六年而匈奴傳所載誤矣又武傳云昭帝即位數年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後漢使復至常惠夜見漢使教以天子射雁得帛書言武在某澤中使者讓單于單于乃歸武等以此考之初不出于衛律今從武傳凡從武還者九人既至京師拜為典屬國霍光上官桀素與李陵善遣陵故人隴西任立政等三人俱

至匈奴招陵立政等至單于置酒賜漢使者李陵衛律皆侍坐立政等見陵未得私語即日視陵而數數自循其刀環握其足陰諭之言可還歸漢也後陵律持牛酒勞漢使博飲兩人胡服椎結讀立政大言曰漢已大赦中國安樂主上富於春秋霍子孟上官少叔用事以此言微動之陵默不應熟視而自循其祛荅曰吾已胡服矣有頃律起更衣立政曰咄少卿良苦霍子孟上官少叔謝女陵曰霍與上官無恙乎立政曰請少卿來歸故鄉毋憂富貴陵

與立政曰少卿歸易耳恐再辱奈何語未卒衛律還頗聞餘語曰
李少卿賢者不獨居一國范蠡偏遊天下由余去戎入秦今何語
之親也因罷去立政隨謂陵曰亦有意乎陵曰大丈夫不能再辱
遂死匈奴本紀蘇武帝惠李陵匈奴傳通鑑夏旱大雩不得舉火本紀五行志上官桀安記光
過失與燕王令上書告之又為丁外人求封燕王大喜上書稱子
路喪姊甚而不除孔子非之子路曰由不幸寡兄弟不忍除之故
曰觀過知仁今臣與陛下獨有長公主為姊陛下幸使丁外人侍
之外人宜蒙爵號書奏上以問光光執不許桀等又詐使人為燕
王旦上書曰昔秦據南面之位制一世之命威服四夷輕弱骨肉
顯重異族廢道任刑無恩宗室其後尉佗入南越陳涉呼楚澤近
狎作亂內外俱發趙氏無炊火焉高皇帝覽踪跡觀得失見秦建
本非是故改其路規土連城布王子孫是以枝葉扶疏異姓不得

間也今陛下承明繼成委任公卿羣臣連與成朋非毀宗室膚受
之愆日騁於廷惡吏廢法立威主恩不及下究又言光專權自恣
疑有非常臣曰願歸符璽入宿衛察姦臣之變時上年十四覺其
非本紀燕王霍光傳 考異曰本紀云桀等詐使人為燕王旦上書霍光傳云上曰朕知是書詐也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燕王何以得知之至燕王傳乃云旦自上疏又云帝覺其有詐遂親信光與霍光傳所載殊乖異顏氏疑燕王傳之誤今從本紀及霍光傳

元鳳元年春三月賜郡國所選有行義者涿郡韓福等五人帛人
五十匹遣歸本紀 考異曰荀紀載于始元元年今從漢書本紀遷趙充國中郎將將屯上谷還為

水衡都尉充國傳 百官表八月上官桀等謀令長公主置酒請霍光伏兵格
殺之因廢帝迎立燕王光傳 考異曰外戚傳載桀又謀誘燕王至而誅之因廢帝而立桀此必無之事殆當時文致之辭也本紀詔亦不過曰共謀

令長公主置酒伏兵殺大將軍光徵立燕王為天子亦無誅燕王立桀之語今從本紀削去此兩
語推原其始不過爭權遂致于此當是時也首發此謀者燕倉倉為大將軍幕府軍吏繼以告楊
敞敞即燕王所告長史敞功至搜粟都尉者也聞其事于朝者乃杜延年又光親信腹心
之人也事之終始發於此三人固不無可疑者至宣帝時魏相欲推霍氏或告霍禹等欲令太后
置酒引丞相斬之因廢帝而立禹謂霍氏怨望欲殺相則有之至于廢天子而立禹是亦誅燕立
桀之類也出乎爾者反乎爾其斯之謂歟褚先生補史記侯表書上官桀曰與大將軍霍光爭權

因以謀反族滅此得之矣千百載之下不欲擅變舊史因書於此焉

燕王置驛書往來相報許立桀為王外連郡國豪傑以千數旦以語相平平日大王前與劉澤結謀事未成而發覺者以劉澤素夸好侵陵也平聞左將軍素輕易車騎將軍少而矯臣恐其如劉澤時不能成又恐既成反大王也旦日前日一男子詣闕自謂故太子長安中民趣鄉讀曰鄉之正謹不可止大將軍恐出兵陳之以自備耳我帝長子天下所信何憂見反後謂羣臣蓋主報言獨患大將軍與右將軍王莽今右將軍物故臣相病幸事必成徵不久令羣臣皆裝是時天雨虹下屬之欲反宮中飲井水井水竭廁中豕羣出壞大官竈烏鵲鬪死鼠舞殿端門中殿上戶自閉不可開天火燒城門大風壞宮城樓折拔樹木流星下墮后姬以下皆恐王驚病使人祠葭音家水台音怡水王客呂廣等知星為王言當有兵圍城期在九月十月漢當有大臣戮死者王愈

憂恐謂廣等曰謀事不成妖祥數見兵氣且至柰何會蓋主舍人

父假稱田使者燕倉知其謀燕王傳倉故為大將軍幕府軍吏補史記侯表

以告大司農楊敞敞素謹畏不敢言乃移病臥以告諫大夫杜延

年延年以聞敞傳九月詔丞相部中二千石逐捕燕王傳丞相徵事任

宮格捕桀殺之便門丞相少史王壽考異曰漢書侯表作王山壽史記侯表作王山今從漢書紀作王壽說安

與俱入丞相斬安補史記侯表時典屬國蘇武子男元與安有謀坐死武

素與桀宏羊有舊又數為燕王所訟廷尉窮治黨與奏請逮捕武

霍光寢其奏免武官蘇武傳冬十月封延年倉宮壽皆為列侯本紀楊

敞以九卿不輒言故不得侯楊敞傳按原本不書封延年等為列侯句當是脫落今補入旦聞桀安等事

覺憂懣置酒與羣臣妃妾別因欲自殺左右止王會天子使使者

賜旦璽書曰昔高皇帝王天下建立子弟以藩屏社稷先日諸呂

陰謀大逆劉氏不絕若髮賴絳侯等誅討賊亂尊立孝文以安宗

廟非以中外有人表裏相應故邪樊鄴曹灌攜劔推鋒從高帝墾

蓄古災字除害耘鋤海內勤苦至矣然賞不過封侯今宗室子孫曾

無暴衣露冠之勞裂地而王之分財而賜之父死子繼兄終弟及

今王骨肉至親敵吾一體乃與他姓異族謀害社稷親其所疎疎

其所親有逆悖之心無忠愛之意如使古人有知當何面目復奉

齊耐見高祖之廟乎且得書以綬自絞天子加恩賜且諡曰刺王

燕王傳大將軍光既誅上官桀遂遵武帝法度以刑罰痛繩羣下由

是俗吏上嚴酷以為能而河南太守丞淮陽黃霸獨用寬和名循

傳大將軍長史丙吉薦儒生王仲翁蕭望之等數人于霍光皆召

見光自經上官桀等謀後出入自備吏民當見者露索去兵刃兩

吏夾持望之獨不肯聽自引出閣曰不願見吏牽持匆匆光聞之

告吏勿持望之既至前說光曰將軍以功德輔幼主將以流大化

致于洽平是以天下之士延頸企踵爭願自効以輔高明今士見

者皆先露索挾持恐非周公相成王躬吐握之禮致白屋之意于

是光獨不除用望之而仲翁等皆補大將軍史望之傳宗正劉德雜

案上官氏蓋主事蓋長公主孫譚遮德自言德數所具反責以公主

起居無狀侍御史以為光望不受女承指劾德誹謗詔獄免為庶

人屏居山田光聞而恨之復白召德守青州刺史劉澤傳百官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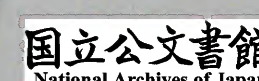
二年夏六月赦天下紀本三年春正月泰山萊蕪山南匈匈有數千人聲民視之有大石自

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圍入地深八尺三石為足石立後有白鳥

數千下集其旁是時昌邑有枯社木臥復生又上林有柳樹枯僵

自起生按原本無此句與下文不應當是脫落今補入符節令魯國暉息隨反宏推春秋之意以為

石柳皆陰類下民之象泰山者岱宗之嶽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今



大石自立僵居羊反柳復起非人力所為宏意亦不知其所托即說

曰先師董仲舒有言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受命漢家

堯後有傳國之運宜求索賢人禮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

二王後以承順天命宏使友人內官長賜上此書時帝幼大將軍

光秉政惡之下其書廷尉奏睡宏妄設妖言惑眾大逆不道皆伏

誅睡宏傳二月癸丑下廷尉王平少府徐仁獄光以其弄法輕重皆

坐以縱反者考異曰此通鑑本文也按傳無卒下之獄四字兼前已云光以千秋擅召二千

字冬遼東烏桓反先是匈奴三千餘騎入五原霍光欲發兵邀于堯

擊之以問趙充國考異曰按傳武都氏人反趙充國以護軍都尉將兵擊定之遷中

去之誤今除充國以為招寇生事非計也光更問中郎將范明友明友言

可擊于是拜明友為度遼將軍擊之斬首六千餘級獲三王首匈

奴由是恐不敢出兵本紀匈奴傳太史令張壽王上書言歷者天地之大

紀上帝所為傳黃帝調律歷漢元年以來用之今陰陽不調宜更

歷之過也詔下主歷使者鮮于妄人詰問壽王不服妄人請與治

歷大司農中丞麻光等二十餘人雜候日月晦朔弦望八節二十

四氣鈞校諸歷用狀奏可詔與丞相御史大將軍右將軍史各一

人雜候上林清臺課諸歷疏密凡十一家以元鳳三年十一月朔

日冬至盡五年十二月各有第壽王課疏遠案漢元年不用黃帝

調歷壽王非漢歷逆天道非所宜言大不敬有詔勿劾復候盡六

年太初歷第一即墨徐萬且子余反長安徐禹治太初歷亦第一壽

王及待詔李信治黃帝調歷課皆疏闊又言黃帝至元鳳三年六

千餘歲丞相屬寶長安單安國安陵栢育治終始言黃帝以來三

千六百二十九歲不與壽王合壽王又移帝王錄舜禹年歲不合

人年壽王言伯益為天子代禹驪山女亦為天子在殷周間皆不

昭帝

合經術壽王歷迺太史官殷歷也壽王猥曰安得五家歷又妄言
太初歷虧四分日之三去小餘七百五分以故陰陽不調謂之亂
世劾壽王吏八百石古之大夫服儒衣誦不祥之辭作妖言欲亂
制度不道奏可壽王候課比三年下終不服再劾死更赦勿劾遂
不更言誹謗益甚竟以下吏律歷志是歲青州刺史劉德為宗正光
祿大夫河內蔡義為少府百官表初義以明經給事大將軍幕府遷
補覆盎城門候久之詔求能為韓詩者徵義待詔久不進見義上
疏曰臣山東草萊之人行能匹所比容貌不及眾然而不棄人倫
者竊以聞道於先師自托於經術也願賜清閑讀曰閑之燕得盡精
思於前上召見義說詩甚說讀曰悅之擢為光祿大夫給事中進授
帝至是為少府義傳

四年春正月丁亥帝加元服本紀通典載帝冠辭曰陛下摛著先帝之光輝以承
皇天之嘉祐欽奉孟春之吉辰普尊天道之郊域秉率

萬福之丕露始加昭明之元服推遠沖孺之幼志蘊積文武之就德肅勤高祖之清廟六合之內靡不蒙福承天無極是時帝始冠長八尺二
寸外戚許后傳通詩尚書有明哲之性霍光周公之德秉政九年久於

周公上既冠而猶不歸政五行志是月丞相富民定侯田千秋薨本紀

考異曰百官表史記將相表皆作正月甲戌千秋薨按長歷是年二月乙卯朔迎而推之正月無甲戌當是字誤今除之初千秋年老上優之朝
見得乘小車因號曰車丞相千秋傳魏相為河南太守禁止姦邪豪

彊畏服田千秋子為雒陽武庫令自見失父而相治郡嚴恐久獲
舉乃自免去相使掾追呼之遂不肯還相獨恨曰大將軍聞此令

去官必以我為用丞相死不能遇其子使當世貴人非我殆矣武
庫令西至長安大將軍光果以責過相曰幼主新立以為函谷京

師之固武庫精兵所聚故以丞相弟為關都尉子為武庫令今河
南太守不深惟國家大策苟見丞相不枉而斥逐其子何淺薄也

後人有告相賊殺不辜事下有司河南卒戍中都官者二三千人

遮大將軍自言願復留作一年以贖太守罪河南老弱萬餘人守關欲入上書關吏以聞大將軍用武庫令事遂下相廷尉獄魏相傳

二月乙丑御史大夫王訢為丞相封宜春侯百官表 考異曰胡致堂管見謂千秋薨二年不拜丞相是霍

光少昭帝也楊敞薨踰月而拜蔡義為丞相是霍光不敢少宣帝也其言善矣殊不知田千秋之後即拜王訢為相通鑑失於登載遂使致堂誤發此議耳今據百官表中增入大司

農楊敞為御史大夫百官表 王訢傳夏六月赦天下本紀初李廣利擊大宛還

過杆音鳥彌杆彌遣太子賴丹為質於龜茲音邱慈 按西域傳此下有廣利責龜茲不得受杆彌質即將賴丹

入至京師昭帝以為校尉將軍田輪臺事此本不載當是脫落樓蘭王死匈奴先聞之遣其質子安歸歸得

立為王漢遣使詔新王令人朝天子將加厚賞樓蘭王繼母謂王

曰先王遣兩子質漢皆不還柰何欲往朝乎王用其計謝使曰新

立國未定願待後年入見天子西域傳傅介子從大宛還奏事詔拜

介子為中郎遷平樂監介子謂大將軍光曰樓蘭龜茲數反覆願

往刺之以威示諸國大將軍曰龜茲道遠且險之於樓蘭於是白

遣之介子與士卒俱齎金帛揚言以賜外國為名至樓蘭樓蘭王

貪漢物來見使者介子與坐飲陳物示之飲酒皆醉介子謂王曰

天子使我私報王王起隨介子入帳中屏語壯士二人從後刺之

立死其貴人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諭以王負漢罪天子遣我來誅

王傅介子傳當更立王弟尉屠耆在漢者西域傳 考異曰傅介子傳云當更立前太子質在漢者與西域傳所言不同按其

後漢卒立尉屠耆當是西域傳所言為正今從之秋七月乙巳詔曰樓蘭王安歸考異曰西域傳作嘗歸按本紀傅介子傳皆作

從之常為匈奴間候遮漢使者發兵殺略衛司馬安樂光祿大夫

忠期門郎遂成等三輩及安息大宛使盜取節印獻物甚逆天理

平樂監傅介子持節使誅斬樓蘭王安歸首縣之北闕以直報怨

不煩師眾其封介子為義陽侯又封范明友為平陵侯考異曰本紀作夏四月按功臣

表二人竝以七月乙巳封今從表 按原本不書范明友之封與考異所云不合今補入士刺王者皆補侍郎傅介子傳 功臣表九月

客星在紫宮中斗樞極間天文志

五年夏四月燭星見奎婁間天文志六月發三輔及郡國惡少年吏

有告劾亾者屯遼東本紀考異曰天文志云發三輔郡國少年詣北軍與紀不同今從本紀是歲詹事魯國韋

賢為大鴻臚百官表賢兼通禮尚書以詩教授號稱周魯大儒徵為

博士給事中進授帝詩稍遷光祿大夫詹事至大鴻臚韋賢傳

六年冬十一月乙丑御史大夫楊敞為丞相封安平侯百官表侯表考異曰百官表

作十一月己丑通鑑作十一月乙丑按長歷是歲十一月己亥朔無己丑今從通鑑初敞嘗給事大將軍幕府為軍司馬

霍光愛厚之傳封右將軍張安世富平侯本紀侯表烏桓復犯塞考異曰

於拜楊敞相前按楊敞蔡義之拜張安世之封蓋同一日本紀敘安世封於烏桓之前則二人之除亦在前無疑今從本紀烏桓犯塞事於張安世封侯之後按原本此上不書安世之封與考異不合是歲便樂成為少府河東太守田延年為大司農百官表

元平元年春正月庚子日出時有黑雲狀如焱風亂鬚音舜轉出西

北東南行轉而西有頃天文志二月乙酉祥雲如狗赤色長尾三

枚夾漢西行天文志水衡都尉趙充國為後將軍水衡都尉光祿大

夫韓增為前將軍徙右將軍張安世為車騎將軍光祿勳百官表按原本徙

右將軍張安世句屬後文大將軍光白皇后之下於文義未安今移入此處夏四月癸未帝崩於未央宮本紀初霍光

欲皇后擅寵有子因上體不安左右及醫皆阿意言宜禁內雖宮

人使令皆為窮褲多其帶後宮莫有進者外戚傳唯皇后頗寢皇后

年六歲而立立十年而帝崩遂絕繼嗣五行志大將軍光白皇后請

徵昌邑王賀六月丙寅王受皇帝璽綬宣帝紀昌邑王賀哀王子也

霍光昌邑王傳在國素狂縱武帝之喪賀遊獵不止中尉瑯琊王吉上書諫

曰臣聞古者師行日三十里吉行五十里今者大王幸方與音房

曾不半日而馳二百里百姓頗廢耕桑治道牽馬臣愚以為民不

可數變也昔召公述職當民事時舍於棠下而聽斷焉是時人皆

得其所後世思仁恩至虛不伐甘棠甘棠之詩是也大王不好書

術而樂逸遊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及徵書至王吉又奏書以戒

王曰臣聞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今大王以喪事徵慎母有所發且何獨喪事凡南面之君何言哉天不言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大王察之通鑑王昌邑王既立行淫亂大將軍光憂懣以問大司農田延年乃引延年給事中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議既已定即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羣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光與羣臣連名奏王尚書令讀奏曰丞相臣做大司馬大將軍臣光車騎將軍臣安世度遼將軍臣明友前將軍臣增後將軍臣充國御史大夫臣義宐春侯臣譚當塗侯臣聖隨桃侯臣昌樂杜侯臣屠耆堂太僕臣延年太常臣昌大司農臣延年宗正臣德少府臣樂成廷尉臣光執金吾臣延壽大鴻臚臣賢左馮翊臣廣明右扶風臣德長信少府臣嘉典屬國臣武京輔都尉臣廣漢司隸校尉臣辟兵諸吏文學光祿大夫臣遷臣畸臣

吉臣賜臣管臣勝臣梁臣長幸臣夏侯勝太中大夫臣德臣卬昧死言皇太后陛下臣做等頓首死罪天子所以永保宗廟總一海內者以慈孝禮諡賞罰為本孝昭皇帝早棄天下亾嗣臣做等議禮曰為人後者為之子也昌邑王宐嗣後遣宗正大鴻臚光祿大夫奉節使徵昌邑王立為皇太子受皇帝璽自之符璽取節十六朝暮臨力禁令從官更持節從召內泰壹宗廟樂人輦道年首鼓吹歌舞悉奏眾樂發長安廚三太牢具祠閣室中祀已與從官飲徒敢啗反駕法駕皮軒鸞旗驅馳北宮桂宮弄苑鬪虎與從官官奴夜飲湛讀曰沈沔於酒詔太官上乘輿食如故食監奏未釋服未可御故食復詔太官趣具無關食監太官不敢具即使從官出買雞豚詔殿門內以為常臣做等數進諫不變更日以益甚恐危社稷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廟子萬姓當廢皇太后詔曰可光扶王下



殿送至昌邑邸太后詔歸賀昌邑賜湯沐邑二千戶昌邑羣臣坐
在國時不舉奏王罪過令漢朝不聞知又不能輔道讀曰陷王大

惡考異曰王吉傳陷王大惡有皆下獄三字下又霍光傳云光盡驅出昌邑羣臣置金馬門外車
騎將軍安世將羽林騎收縛二百餘人皆送廷尉詔獄是昌邑羣臣下獄已見於安世收縛之
時時昌邑蓋未廢也至王吉傳所載乃是昌邑已廢漢朝加羣臣之罪悉誅殺之
非止收下吏也吉傳為誤通鑑從兩傳俱載非是今刪去王吉傳皆下獄三字誅殺二百

餘人出死號呼火故市中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霍光傳
王吉傳

知漢書王吉傳

西漢年紀卷十八終

西漢年紀卷十九

武英殿原本

宋 王 益 之 撰

宣帝

孝宣皇帝戾太子孫也巫蠱事起坐收繫郡邸獄漢官儀郡邸獄治天下
郡國上封者屬大鴻臚

時丙吉為廷尉監詔治巫蠱郡邸獄吉擇謹厚女徒復作淮陽郭

徵卿令保養曾孫因遭大赦吉迺載曾孫送祖母史良娣家後有

詔掖庭養視時掖庭令張賀哀曾孫奉養甚謹既壯為取暴室賈

夫許廣漢女曾孫因依倚廣漢兄弟及祖母家史氏本紀李奇曰復作
女徒也謂輕罪男

子守邊一歲女子輕弱不任守令復作於官亦一歲故謂之復作徒也 考異曰本紀作趙徵卿
今從丙吉傳作郭字 按原本無因遭大赦以下事義未了且無以為後文封許廣漢等事張本
當是脫落元平元年六月癸巳大將軍霍光奏昌邑王淫亂請廢按
原

本無元平元年以下文義
不相屬今從本紀補入秋七月光等議定以聞皇太后詔即皇帝位八

月己巳丞相敞薨本紀 按八月以
下原脫今補入九月戊戌御史大夫蔡義為丞相

百官表 封陽平侯義時年八十餘短小無鬚眉貌似老嫗行步俛僂

力主 常兩吏扶夾乃能行時大將軍光秉政議者或言光置宰相

不選賢苟用可顛制者光聞之謂侍中左右及官屬曰以為人主

師當為宰相何謂云云此語不可使天下聞也蔡義傳 考異曰百官表作戊戌荀紀作戊寅通鑑

從荀紀按長歷是年八月乙丑朔戊寅乃八月十四九月却有戊戌當是荀紀誤今從百官表左馮翊田廣明為御史大夫百官表

大將軍光條奏羣臣諫昌邑王皆超遷光祿大夫夏侯勝為長信

少府賜爵關內侯御史中丞于定國為光祿大夫守尚書事太僕

丞張敞為豫州刺史光以為羣臣奏事東宮太后省政宐知經術

白令勝用尚書授太后十一月壬子立皇后許氏本紀 按四年載霍后母顯使淳于衍陰殺許

后而不書許后之立前後文義未安今從本紀增入皇太后歸長樂宮長樂宮初置屯衛本紀 考異曰通鑑據外戚傳

遂於此上書尊太后為太皇太后按本紀不書後云皇太后歸長樂宮使帝即位之初已尊為太皇太后不應尚以皇太后為稱也又元帝紀元帝即位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釋者以為上官后是昭后至元帝初方為太皇太后在宣帝時固未嘗有此典也外戚傳誤以元帝為先帝劉氏已辯之矣通鑑既於宣帝即位初上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於元帝即位初又書尊皇太后為太皇

太后殊為乖誤今於宣紀削此語

本始元年春正月募郡國吏民貲百萬以上徙平陵本紀 詔有司論

定策功以大司馬大將軍光功德過太尉周勃車騎將軍安世故

丞相楊敞功比丞相陳平前將軍韓增丞相蔡義功比潁陰侯灌

嬰太僕杜延年功比朱虛侯劉章後將軍趙充國大司農田延年

少府史樂成功比典客劉揭杜延年傳迺詔曰夫褒有德賞元功古今

通諡也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光宿衛忠正宣德明恩守節秉諡

以安宗廟其以河北東武陽益封光萬七千戶與故所食凡二萬

戶霍光傳車騎將軍光祿勳富平侯安世功次大將軍益萬六百戶

安世傳六月詔曰故皇太子在湖未有號諡歲時祠其議諡置園邑

有司奏請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也故降其父母不得祭尊祖之義

也今陛下為孝昭帝後承祖宗之祀制禮不踰閑謹行視孝昭帝

所為故皇太子起位在湖史良娣冢在北望苑北親史王孫位在廣明郭北諡法曰諡者行之益也愚以為親諡宜曰悼母曰悼后

比諸侯王園置奉邑二百家考異曰：戾太子傳：悼皇荀紀作悼考按有司作所請之辭為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也故降其父母不得祭陛下

為孝昭帝後又曰親宐比諸侯王以此攷之稱皇考與上下文殊不協通鑑削去皇考兩字深有意義今從之故皇太子諡曰戾置奉邑

二百家史良娣曰戾夫人置守冢三十家園置長丞周衛奉守如

法以湖閩許密反鄉邪里聚為戾園長安白亭東為戾后園廣明成

鄉為悼園皆改葬焉戾太子傳侍御史嚴延年劾大司農田延年持兵

干屬之欲反車大司農自訟不干屬車事下御史中丞譴責延年何

以不移書宮殿門禁止大司農而令得出入宮於是覆劾延年闕

內罪人法至死延年亡命嚴延年傳 考異曰：按本紀云本史二年春田延年坐盜增儻直自殺于屬車事不知其時傳謂在劾霍光後今載

於田延年死前一年之末本始二年春以水衡錢為平陵徙民起第宅本紀：應劭曰：水衡與少府皆天子私藏，縣官公作當仰給司農

今出水衡錢言宣帝即位為異政也夏五月詔議孝武廟樂有司請加尊號六月庚午尊

孝武廟為世宗按原本無詔議孝武廟樂以下至此考宜紀五月議廟樂六月尊為世宗乃始告祠當是原本脫誤今增入告祠世宗廟

日有白鶴集後庭以立世宗廟告祠孝昭寢廟有雁五色集殿前

西河築世宗廟神光興于殿旁有鳥如白鶴前赤後青神光又興

于房中如燭狀廣川國世宗廟殿上有鐘音門戶大開夜有光殿

上盡明上迺下詔赦天下時霍光輔政上共讀曰恭已南面非宗廟

之祀不出郊祀志辛亥夕辰星與翼出早其後熒惑守房之鉤鈴天文

是歲博士東海后倉為少府百官表倉事同郡孟卿說禮數萬言

號曰后氏曲臺記授沛聞人通漢梁戴德戴聖沛慶普儒林傳

本始三年春正月癸亥皇后許氏崩本紀 按原本不書許后之崩與下文立霍后節不相照應今從本紀增入烏

孫昆彌自將五萬餘騎與校尉常惠從西方入至右谷音鹿 音黎庭

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名王黎汗都尉千長騎將以下三萬九千

餘級得馬牛羊驢橐駝七十餘萬頭烏孫皆自取所虜獲惠從吏

卒十餘人隨昆彌還封惠長羅侯烏孫傳 考異曰烏孫傳三萬九千餘級作四萬級今從匈奴及常惠傳又常惠傳七十餘萬

頭作六十餘萬頭今從烏孫匈奴傳 按宣紀及匈奴烏孫二萬本始二年匈奴西伐烏孫烏孫昆彌及公主上書求救兵大發十五萬騎五將軍分道並出校尉常惠持節護烏孫兵咸擊匈奴三年春師發長安夏五月軍罷校尉常惠將烏孫兵入匈奴右地大克獲此本首尾不具疑有脫落 六月己丑丞相陽平節侯

蔡義薨本紀義傳 考異曰荀 紀作乙丑誤今從漢書 甲辰長信少府韋賢為丞相百官表 封扶陽

侯時賢年七十餘以先帝師甚見尊重韋賢傳 大司農魏相為御史

大夫百官表

本始四年正月日詔曰蓋聞農者興德之本也今歲不登已遣使

者振貸困乏其令太官損膳省宰漢儀注太宰令屠者七十二人宰二百人 樂府減樂人使

歸就農業丞相以下至都官令丞上書入穀輸長安倉助貸貧民

民以車船載穀入關者得毋用傳張繼反本紀 三月乙卯立皇后霍氏賜

丞相以下至郎吏從官金錢帛各有差赦天下本紀 后光女也荀母紀

顯既使淳于衍陰殺許后因為于偽反 成君衣補治入宮具勸光內

之果立為皇后初許后起微賤登至尊日淺從官車服甚節儉五

日一朝皇太后於長樂宮親奉案上食以婦道共養及霍后立亦

修許后故事而皇太后親霍后之姊子故常竦體敬而禮之皇后

輦駕侍從甚盛賞賜官屬以千萬計與許后時縣絕矣上亦寵之

顯房焉外戚傳 秋七月甲辰辰星在翼月犯之是日熒惑入輿鬼天

質天文志

地節元年春正月戊午乙夜月食熒惑天文志 有星孛於西方去太

白二丈所本紀五行志 夏六月戊戌甲夜客星又居左右角間東南指長

可二尺色白天文志 丙寅客星又見貫索東北南行至七月癸酉夜

入天市芒炎東南指其色白天文志 是歲光祿大夫水衡都尉于定

國為廷尉百官表 定國乃迎師學春秋身執經北面備弟子禮為人

謙恭九重經術士雖卑賤徒步往過定國皆與鈞禮恩敬甚備學士咸稱焉按原本脫雖卑賤以下二字今從定國傳補入其決疑平法務在哀鰥寡罪疑輕加

審慎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為廷

尉民自以不冤

定國傳 考異曰刑法志謂上惑路溫舒之言為置廷尉平秩六百石於是選于定國為廷尉按本紀地節三年置廷尉平百官表于定國為尉在

地節元年如此則志誤明矣今從百官表

地節二年春大司馬大將軍霍光病篤車駕自臨問光病上為之

涕泣光上書謝恩曰臣兄驃騎將軍去病從軍有功病死賜諡景

桓侯絕無後臣願以所封東武陽邑三千五百戶分與兄孫奉車

都尉山為列侯奉去病祀事下丞相御史即日拜光子禹為右將

軍三月庚午光薨諡曰宣武侯

光傳史紀補表 考異曰荀紀書於光薨之後按光傳光上書謝恩曰願分國邑封兄孫奉車都尉

山為列侯奉去病祀事下丞相御史即日拜光子禹為右將軍光薨以此攷之禹之拜將軍在光未死之前明矣今從本傳

御史大夫魏相上疏曰

聖主褒有德以懷萬方顯有功以勸百寮是以朝廷尊榮天下鄉

讀曰

嚮 風國家承祖宗之業制諸侯之重新失大將軍宐章盛德以

示天下顯明功臣以填

竹反

藩國毋空大位以塞爭權所以安社

稷絕未萌也車騎將軍安世事孝武皇帝三十餘年忠信謹厚勤

勞政事夙夜不怠與大將軍定策天下受其福國家重臣也宐尊

其位以為大將軍毋令領光祿勳事使專精神憂念天下思惟得

失上亦欲用之安世深辭弗能得乃拜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

書事

安世傳 考異曰通鑑考異云百官表地節三年四月戊申張安世為大司馬七月戊戌更為衛將軍霍禹為大司馬七月壬辰禹薨斬荀紀三年四月戊辰安世為大司馬按明

年四月無戊辰七月無戊戌又不當再言七月以宣紀張安世霍光傳考之安世為司馬當在今

年為衛將軍當在明年十月禹死在四年七月蓋年表旁行通連書之致此誤也今從通鑑按

原本無上亦欲用之以下文義未足今增入

上始親政事又思報大將軍功德迺使樂平侯

山領尚書事而令羣臣得奏封事以知下情

本紀 考異曰此據本紀所書當霍光既死之後魏相上書遂

以安世領尚書上始親政事又思報大將軍功德故令山領尚書又懼其蔽復令羣臣奏封事此

當時之事情也通鑑刪去令羣臣奏封事一節未完又按通鑑載魏相上封事請以安世為大將

軍以塞爭權按紀羣臣奏封事乃為防霍山領尚書不應先此已有封事之名當改作上疏兩字

通鑑又載魏相因許廣漢奏封事請損霍氏權及白去副封事按魏相因平恩侯奏封事廣漢封

事

平恩乃在地節三年不應先以爲稱今載于封平恩侯之後

地節三年春三月詔曰蓋聞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猶不能

以化天下今膠東相王成勞盧到反來盧代反不怠流民自占之贍反八

萬餘口治有異等其秩成中二千石賜爵關內侯本紀未及徵用會

病卒官後詔使丞相御史問郡國上計長吏守丞以政令得失或

對言前膠東相成僞自增加以蒙顯賞是後俗吏多爲虛名云循吏

傳夏四月戊申立子奭爲皇太子大赦天下本紀通鑑考異云荀紀立皇太子在去年四月

戊申漢書舊本亦然顏注據疏廣及丙吉傳並云地節三年立皇太子知在此年者是也今從之乃封太子外祖父許廣漢爲平

恩侯魏相因廣漢奏封事言後元以來政繇冢宰今光死子爲右

將軍兄子秉樞機昆弟諸壻據權勢光夫人顯及諸女皆通籍長

信宮宐有以損奪其權又故事諸上書者皆爲二封署其一曰副

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復因廣漢白去副封

以防雍讀曰雍蔽帝善之相傳外戚傳按三年使樂平侯山領尚書節考異云云則此處當有封許廣漢及魏相因廣漢上封事原本脫去乃

封太子外祖父以下至此今補入京師大雨雹大行治禮丞蕭望之因是上疏願賜清

閒讀曰閒之宴口陳災異之意帝自在民間知望之名曰此東海蕭

生耶下少府宋畸居左反問狀無有所諱望之對以爲春秋昭公三

年大雨雹是時季孫專權卒逐昭公鄉讀曰鄉使魯君察於天變宐

亾此害矣今陛下以聖德居位思政求賢堯舜之用心也然而善

祥未臻陰陽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擅勢之所致也附枝大者賊

本心私家甚者公室危唯明主躬萬幾選同姓舉賢材以爲腹心

與參政謀令公卿大臣朝見奏事明陳其職以考功能如是則庶

事理公道立姦邪塞私權廢矣對奏天子拜望之爲謁者望之傳考異曰通

鑑載于韋賢致仕魏相拜相丙吉除御史大夫後今從荀紀載于三人除拜之前時上博延賢良多上書言便宐輒下

望之問狀高者請丞相御史次者中二千石試事滿歲以狀聞下

宣帝

者報聞或罷歸田里所白處奏皆可累遷諫大夫丞相司直歲中

三遷官至二千石望之傳五月甲申丞相扶陽侯韋賢以老病乞骸

骨賜黃金百觔罷歸加賜第一區丞相致仕自賢始百官表六月壬

辰御史大夫魏相為丞相辛丑太子太傅丙吉為御史大夫百官表

冬十月按原本無冬十月三字今據二年戊戌更以張安世為衛將軍兩宮

衛尉城門北軍兵屬焉以霍禹為大司馬冠小冠印綬以虛尊

加之而實奪其眾霍光張安世傳考異曰據本紀十月詔罷車騎將軍右將軍屯兵此

故以霍禹為大司馬所謂以虛尊加之而實奪其眾是也霍光傳云更以禹為大司馬冠小冠

印綬罷其右將軍屯兵官屬此蓋通前事言之非曾罷屯兵也蓋禹之罷屯兵已見于前十月通

鑑既據本紀書罷右將軍屯兵矣至此又據廷尉史鉅鹿路溫舒上書言宐尚

德緩刑上深愍焉十二月乃下詔初置廷尉平四人秩六百石溫舒

傳本紀考異荀紀載于本始元年按刑法志廷尉史路溫舒上疏言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

之吏是也上深愍焉迺下詔置廷尉平紀載置廷尉平在地節三年今附于其前按原本無上深

愍焉以下文意未足且與元年于定昭帝時匈奴復使四千騎田車師及帝

遣五將將兵擊匈奴車師田者驚去車師復通于漢匈奴怒召其

太子軍宿欲以為質軍宿焉者外孫不欲質匈奴走焉者車師

王更立子烏貴為太子及烏貴立為王與匈奴結婚姻教匈奴遮

漢道通烏孫者至是漢遣侍郎會稽鄭吉校尉司馬熹許吏將免

刑罪人田渠犁積穀因發諸國兵攻破車師遷吉衛司馬使護鄯

善以西南道西域傳鄭吉傳考異曰西域傳云地節二年通鑑考異云校匈奴傳知在二

而神爵二年所書護鄯善按原本無遷吉衛司馬以下與元康二年議擊匈奴下考異不應

以西句亦無根今補入

地節四年春正月詔曰朕聞之漢之興相國蕭何功第一今絕臣

後朕甚憐之其以邑三千戶封何元孫建世為鄼侯荀紀褚先生補史

生表以為地節三年漢書本紀侯表並以為四年今二月本制詔御史賜外祖母

號為博平君以博平蠡吾兩縣戶萬一千為湯沐邑封舅王無故

為平昌侯武為樂昌侯食邑各六千戶追賜諡外祖王迺始曰思

百漢三紀 卷十九 宣帝 七 掃葉山房

成侯詔涿郡治冢室置園邑四百家長丞奉守如法外戚傳二月甲

辰宗正關內侯劉德以親親行謹厚為宗室率封為陽城侯子安

民為郎中右曹宗室以德得官宿衛者二十餘人考異曰草本行謹重為宗室率侯監本作行

謹厚按德傳云以親親行謹厚封為陽城侯則知草本為誤合從監本及本傳德寬厚好施生每行京兆尹事多所平

反音幡罪人家產過百萬則以振昆弟賓客飲食曰富民之怨也恩澤

表德傳 秋七月大司馬霍禹與母宣成夫人顯及諸壻昆弟謀反發

覺皆誅滅按原本止載霍后之廢而不載霍氏之反當是脫誤今補入八月己酉使有司賜皇后策曰皇

后熒惑失道懷不德挾毒與母顯謀欲危太子無人母之恩不宐

奉宗廟衣服不可以承天命嗚呼傷哉其退避宮上璽綬有司廢

處昭臺宮本紀外戚傳張安世自霍氏誅寢恐職典樞機以謹慎周密自

著外內無閒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聞有詔令迺驚使吏之丞

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議也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

大恨以為舉賢達能豈有私謝邪絕弗復為通有郎功高不調自

言安世應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長短而自言乎絕

不許已而郎果遷幕府長史遷辭去之官安世閒以過失長史曰

將軍為明主股肱而士無所進論者以為譏安世曰明主在上賢

不肖皆然臣下自修而已何知士而薦之其欲匿名迹遠權勢如

此安世自見父子尊顯懷不自安為子延壽求出補吏上以為北

地太守安世傳考異曰通鑑載于元康三年按安世傳云為北地太守歲餘上聞安世年老復徵延壽為左曹太僕百官表載延壽為太僕在元康元年觀歲餘之言則出為北地太守在地節四年明矣兼本傳載上赦安世女孫敬安世寢恐云云載于四年誅霍氏之後今從之初帝聞京房為易房者淄川楊

何弟子也時求其門人得瑯琊梁邱賀賀入說上善之以賀為郎

會八月飲耐行祠孝昭廟先毆旄頭劔挺墮地首垂泥中又鄉讀

乘輿車馬驚於是召賀筮之有兵謀不吉上還使有司侍祠是

時霍氏外孫任宣坐謀反誅宣子章為公車丞在渭城界中夜

宣帝

元服入廟居郎閒顏曰郎著卓衣以廟故章元服執戟立廟門待上至欲為逆發覺伏

誅故事上常夜入廟其後待明而入自此始也賀以筮有應繇是

近幸為太中大夫給事中梁邱賀傳襄隄侯劉聖坐奉酎金斤八兩少

四兩免王子侯表是歲北海太守廬江朱邑以治行第一入為大司農

百官表時張敞為膠東相與邑書曰明主游心太古廣延茂士此誠

忠臣竭思之時也直敞遠守劇郡馭于繩墨旬臆約結固亾奇也

雖有亦安所施足下以清明之德掌周稷之業猶饑者甘糟糠饜

歲餘梁肉何則有亾之勢異也昔陳平雖賢須魏倩而後進韓信

雖奇賴蕭公而後信讀曰伸故事各達其時之英俊若必伊尹呂望

而後薦之則此人不因足下而進矣邑感敞之言貢薦賢士大夫

多得其助者循吏傳渤海太守龔遂為水衡都尉百官表遂為渤海太

守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迺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令口

種一樹榆百本蠶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母彘五鷄民有帶持刀

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為帶牛佩犢春夏不得不趨田

畝秋冬課收斂益畜果實菱芡勞盧到反來盧代反循行郡中皆有畜

積吏民皆富實獄訟止息數年上遣使者徵遂議曹王生願從功

曹以為王生素者讀曰嗜酒亾節度不可使遂不忍逆從至京師王

生日飲酒不視太守會遂引入宮王生醉從後呼火故反曰明府且

止願有所白遂還問其故王生日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

可有所陳對宐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既至前

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說讀曰悅其有讓笑曰君安得

長者之言而稱之遂因前曰臣非知此乃臣議曹教戒臣也上以

遂年老不任公卿拜為水衡都尉王生為水衡丞水衡典上林禁

苑其張宮館為宗廟取牲官職親近上甚重之以官壽卒龔遂傳



元康元年少府宋疇坐議鳳皇下彭城未至京師不足美貶為泗

水太傅百官表 考異曰通鑑載于趙廣漢既誅之後按本紀是年三月以鳳皇集赦天下當是此時建議也今附于此有司言禮父為士

子為天子祭以天子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皇太子傳夏五月立皇考

廟本紀因園為寢以時薦享焉益奉明園民滿千六百家以為奉明

園尊戾夫人曰戾后置園奉邑及益戾園各滿三百家皇太子傳復目

反高皇帝功臣絳侯周勃等百二十六人家子孫令奉祭祀世

勿絕其無嗣者復其次本紀 考異曰通鑑以表為證書于四年按本紀元年復家四年賜黃金恐是兩字難以合一今從本紀京兆

尹趙廣漢好用世吏子孫新進年少者專屬強壯蠶與鋒同氣見事

風生無所回避率多果敢之計莫為持難終以此敗初廣漢客私

酤酒長安市丞相史逐去客客疑男子蘇賢言之以語廣漢廣漢

使長安丞案賢尉史禹故劾賢為騎士屯霸上不詣屯所乏軍興

賢父上書訟罪告廣漢事下有司覆治禹坐要斬請逮捕廣漢有

詔即訊辭服會赦貶秩一等廣漢疑其邑子營畜教令力成反後以

它法論殺畜人上書言之事下丞相御史案驗甚急廣漢使所親

信長安人為丞相府門卒令微伺丞相門內不法事丞相傳婢有

過自絞死廣漢聞之疑丞相夫人妬殺之府舍而丞相奉齋耐入

廟祠廣漢得此使中郎趙奉壽風讀曰諷曉丞相欲以脅之母令窮

正己事丞相不聽案驗愈急廣漢欲告之先問太史知星氣者言

今年當有戮死大臣廣漢即上書告丞相罪制曰下京兆尹治廣

漢知事迫切遂自將吏卒突入丞相府召其夫人跪庭下受辭收

奴婢十餘人去責以殺婢事丞相魏相上書自陳妻實不殺婢廣

漢數犯罪法不伏辜以詐巧迫脅臣相幸臣相寬不奏願下明使

者治廣漢所驗臣相家事下廷尉治罪實丞相自以過譴咎傳

婢出至外第乃死不如廣漢言司直蕭望之劾奏廣漢摧辱大臣

欲以劫持奉公迎節傷化不道上惡之下廣漢廷尉獄又坐賊殺不辜鞫獄故不以實擅斥除騎士乏軍興數罪天子可其奏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或言臣生無益縣官願代趙京兆死使得牧

養小民廣漢竟坐要斬

廣漢傳 考異曰本紀書于元康二年通鑑考異云百官表本始三年廣漢為京兆尹六年要斬又元康元年書守京兆尹彭

城太守遺按廣漢傳司直蕭望之劾奏廣漢推辱大臣望之自司直為平原太守元康元年又自平原太守入為少府然則廣漢之死當在元康元年本紀誤也今從通鑑載于元康元年又廣漢傳云地節二年七月丞相婢自殺死温公以為婢死已數年而廣漢追發其事此說恐非使丞相婢死在地節三年則事已在赦前廣漢不應追發要是傳所載年月為誤今削去之

上 閔大司馬將軍張安世年老復徵其子北地太守延壽為左曹太

僕

安世傳

初烏孫公主少子萬年有寵于莎車王莎車王死而無子

時萬年在漢莎車國人計欲自託于漢又欲得烏孫心上書請萬年為莎車王漢許之遣使者奚充國送萬年萬年初立暴惡國人不說上令羣臣舉可使西域者前將軍韓增舉上黨馮奉世以衛侯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至伊修城會故莎車王弟呼屠徵與旁

國共殺其王萬年及漢使者奚充國自立為王時匈奴又發兵攻

車師城不能下而去莎車遣使揚言北道諸國已屬匈奴矣于是

攻劫南道與歆盟畔漢從鄯善以西皆絕不通衛司馬鄭吉校尉

司馬熹皆在北道諸國聞奉世即以便宜發諸國兵擊殺之更立

它昆弟子為莎車王

奉世傳莎車傳

考異曰通鑑據西域傳作都護鄭吉傳吉破車師吉既破車師降日逐威震西域遂并護車師以西北道故號都護都護之置自吉始焉又本紀

日逐王降在神爵二年此云都護蓋誤今易為衛司馬三字 按原本無奉世即以便宜發諸國兵以下文義未足今補入

元康二年二月乙丑立皇后王氏賜丞相以下至郎從官錢帛各

有差

本紀

王氏之先有功于高祖賜爵關內侯至后父奉光少時好

鬪鷄上在民間數與奉光會相識奉光有女每當適人所當適輒

死及上即位乃納之後宮為婕妤時華婕妤張婕妤衛婕妤皆愛

幸有子上懲霍后之欲鳩太子也于是乃選後宮素謹慎而無子

者遂立王捷仔以母養太子外戚傳荀紀三月癸未封后父奉光為印成

侯外戚傳表夏五月詔曰獄者萬人之命所以禁暴止邪養育羣生也

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則可謂文吏矣今則不然用法或持巧

心析律貳端深淺不平增辭飾非以成其罪奏不如實上亦由

知此朕之不明吏之不稱四方黎民將何仰哉二千石各察官屬

勿用此人吏務平法或擅興繇役飾廚傳稱過使客越職踰法以

取名譽譬猶踐薄冰以待白日豈不殆哉今天下頗被疾疫之災

朕甚愍之其令郡國被災甚者毋出今年租賦本紀考異曰通鑑無上夏字蓋脫今從本紀

與後將軍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得復

擾西域丞相魏相上書諫曰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

王敵加于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

憤怒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

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眾欲見威于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

五者非但人事實天道也聞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

之未有犯于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

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

裘食草菜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

明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

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按今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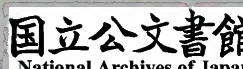
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為此非小變

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纖介之忿于遠夷殆孔子所謂吾

恐季孫之憂不在顛與而在蕭牆之內也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

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議乃可上從相言魏相傳時鄭吉上書言車師

去渠餘千里餘北近匈奴漢兵在渠黎者勢不能相就願益田卒



公卿議以為道遠煩費可且罷車師田者

按原本無時鄭吉以下至此與下文吉乃得出句文意不屬今補入

上遣長羅侯常惠將張掖酒泉騎出車師北千餘里揚武威車師

旁胡騎引去吉乃得出歸渠黎于是召故車師太子軍宿在焉者

者立以為王盡徙車師國民令居渠黎遂以車師故地與匈奴

傳 考異曰通鑑此下又云以鄭吉為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南道考其時在地節三年今以書于吉破車師之後此不復重出渤海膠東盜賊竝起

山陽太守張敞上書自請治之曰臣聞忠孝之道退家則盡心于

親進宦則竭力于君夫小國中君猶有奮不顧身之臣況于明天

子乎今陛下遊意于太平勞精于政事音蠶蠶音不舍晝夜羣臣有

司空各竭力致身山陽郡戶九萬三千口五十萬以上訖計盜賊

未得者七十七人它課諸事亦略如此臣敞愚駑既無以佐思慮

久處閒讀曰郡身逸樂而忘國事非忠孝之節也伏聞膠東渤海

左右郡歲數不登盜賊竝起至攻官寺篡囚徒搜市朝劫列侯吏

失綱紀姦軌不禁臣敞不敢愛身避死惟明詔之所處願盡力摧

挫其暴虐存撫其孤弱事即有業所至郡條奏其所由廢及所以

興之狀書奏上徵敞拜膠東相賜黃金三十斤敞辭之官自謂治

劇郡非賞罰無以勸善懲惡吏追捕有功效者願得壹切比三輔

尤異上許之敞到膠東明設購賞開羣盜令相捕斬除罪吏追捕

有功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數十人由是盜賊解散轉相捕斬吏

民歛音然國中遂平

張敞傳

西漢年紀卷十九
三
武帝

西漢年紀卷十九 終

西漢年紀卷二十

武英殿原本

宋 王 益 之 撰

宣帝

元康三年三月詔曰蓋聞象有罪舜封之骨肉之親粲而不殊其

封故昌邑王賀為海昏侯本紀食邑四千戶考異曰王子侯表賀以四月壬子

子表誤宣紀賀封在封丙吉前今從之侍中衛尉金安上上書言賀天之所棄陛下至仁

復封為列侯賀嚚頑放廢之人不宐得奉宗廟朝聘之禮奏可賀

就國豫章昌邑王傳御史大夫丙吉為人深厚不伐善自上遭遇絕口

不道前恩故朝廷莫能明其功及霍氏誅上躬親政省尙書事是

時掖庭宮婢則令民夫上書自陳嘗有阿保之功章下掖庭令考

問則辭引使者丙吉知狀掖庭令將則詣御史府以視吉吉識謂

則曰汝嘗坐養皇曾孫不謹督咎汝安得有功獨渭城胡組淮陽

西漢年紀 卷二十 宣帝 一

郭徵卿有恩耳分別奏組等共養勞苦狀詔吉求組徵卿已死有子孫皆受厚賞詔免則為庶人賜錢十萬上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上大賢之吉傳乙未侯表制詔丞相朕微眇時御史大夫丙吉中郎將史曹史元長樂衛尉許舜侍中光祿大夫許延壽皆與朕有舊恩及故掖庭令張賀輔導朕躬修文學經術恩惠卓異厥功茂焉詩不云乎無德不報其封吉為博陽侯曹為將陵侯元為平臺侯舜為博望侯延壽為樂成侯封賀所子弟子侍中中郎將關內侯彭祖為陽都侯追賜賀諡曰陽都哀侯賀有孤孫霸年七歲拜為散騎中郎將以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故人下至郡邸獄復作嘗有阿保之功皆受官祿田宅財物各以恩深淺報之本紀侯表丙吉張安世傳吉臨當封疾病上將使人加紼音弗而封之及其生存也上憂吉疾不起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有陰德者必嚮其祿

以及子孫今吉未獲報而疾甚非其死疾也後病果瘳

與愈同考異曰吉傳作太子

太傅夏侯勝按是時疏廣尚為太子太傅恐誤今除去四字

張安世以父子封侯在位太盛乃辭祿詔都

內別藏張氏無名錢以百萬數

丙吉張安世傳

諫大夫行郎中戶將事魏郡

蓋寬饒劾奏衛將軍張安世子侍中陽都侯彭祖不下殿門并連

及安世居位無補彭祖時實下門寬饒坐舉奏大臣非是左遷為

衛司馬

考異曰此事不得其時今附于彭祖封陽都侯後

先是時衛司馬在部見衛尉拜謁常為

衛官繇使市買寬饒視事案舊令遂揖官屬以下行衛者衛尉私

使寬饒出寬饒以令詣官府門上謁辭尚書責問衛尉由是衛官

不復私使候司馬候司馬不拜出先置衛輒上奏辭自此正焉寬

饒初拜為司馬未出殿門斷其禪衣令短離地冠大冠帶長劍躬

案行士卒廬室視其飲食居處有疾病者身自撫循臨問加致醫

藥遇之甚有恩及歲盡交代上臨饗罷衛卒衛卒數千人皆叩頭

自請願復畱共更一年以報寬饒厚德上嘉之以寬饒為太中大夫使行風俗多所稱舉貶黜奉使稱意擢為司隸校尉刺舉無所迴避小大輒舉所劾奉眾多庭尉處其法半用半不用公卿貴戚及郡國吏繇使至長安皆恐懼莫敢犯禁京師為清平恩侯許伯入第丞相御史將軍中二千石皆賀寬饒不行許伯請之乃往從西階上東鄉特坐許伯自酌曰蓋君後至寬饒曰無多酌我我乃酒狂丞相魏侯笑曰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也坐者皆屬之欲曰卑反下胡稼之酒酣樂作長信少府檀長卿起舞為沐猴與狗鬪坐皆大笑寬饒不說印讀曰視屋而嘆曰美哉然富貴無常忽則易人此如傳舍所閱多矣惟謹慎為得久君侯可不戒哉因起趨出劾奏長信少府以列侯而沐猴舞失禮不敬上欲罪少府許伯為謝良久乃解寬饒為人剛直高節志在奉公家貧奉錢月數千半以

給吏民為耳目言事者身為司隸子常步行自戍北邊公廉如此然深刻喜陷害人在位及貴戚人與為怨又好言事刺譏奸音犯上意上以其儒者優容之然亦不得遷同列後進或至九卿寬饒自以行清能高有益于國而為凡庸所越愈失意不快數上疏諫爭太子庶子王生高寬饒節而非其如此予書曰明主知君潔白公正不畏彊禦故命君以司察之位擅君以奉使之權尊官厚祿已施于君矣君宐夙夜惟思當世之務奉法宣化憂勞天下雖曰有益月有功猶未足以稱職而報恩也自古之治三王之術各有制度今君不務循職而已乃欲以太古久遠之事匡拂讀曰天子數進不用難聽之語以摩切左右非所以揚令名全壽命者也方今用事之人皆明習法令言足以飾君之辭文足以成君之過君不惟遠氏之山蹤而慕子胥之末行用不訾之軀臨不測之險竊

為君痛之寬饒不納其言寬饒傳夏六月詔曰前年夏神爵集雍今

春五色鳥以萬數飛過屬縣翱翔而舞欲集未下其令三輔毋得

以春夏擿巢探卵彈射食亦反飛鳥具為令本紀立皇子欽為淮陽王

本紀時上垂意于治數下恩澤詔書吏不奉宣潁川太守黃霸為選

擇良吏分部宣布詔令令民咸知上意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以

贍鰥寡貧窮者然後為條教置父老師帥伍長班行之于民間勸

以為善防姦之意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去食穀馬米鹽

靡密初若煩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吏民見者語次尋繹問它陰

伏以相參考嘗欲有所司察擇長年廉吏遣行屬令周密吏出不

敢舍郵亭食於道旁烏攫厥縛反其肉民有欲詣府口言事者適見

之霸與語道此後日吏還謁霸霸見迎勞之曰甚苦食于道旁乃

為烏所盜肉吏大驚以霸具知其起居所問毫釐不敢有所隱鰥

寡孤獨有死無以葬者鄉部書言霸具為區處某所大木可以為

棺某亭猪子可以祭吏往皆如言其識事聰明如此吏民不知所

出咸稱神明姦人去入它郡盜賊日少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

在成就全安長吏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

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母失賢者意或問其

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緣絕薄書盜財物公私

費耗甚多皆當出于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

為亂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霸以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

治為天下第一是歲徵守京兆尹秩二千石數月坐發民治馳道

不先以聞又發騎士詣北軍馬不適士劾乏軍興連貶秩有詔歸

潁川太守官以八百石居黃霸傳百官表潁川韓都士有申子韓非刻害餘

烈高仕官好文法民以貪遴與吝同爭訟生分為失難治國家常為



選良二千石先是趙廣漢為太守患其俗多朋黨故構會吏民令相告訐一切以為聰明潁川由是以為俗民多怨讎韓延壽為太守欲改更之教以禮讓恐百姓不從乃歷召郡中長老為鄉里所信向者數十人設酒具食親與相對接以禮意人人問以謠俗民所疾苦為陳和睦親愛銷除怨咎之路長老皆以為便可施行因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略依古禮不得過法延壽于是令文學校官諸生皮弁執俎豆為吏民行喪嫁娶禮百姓遵用其教賣偶車馬下里偽物者棄之市道數年延壽徙東郡黃霸繼之霸因其迹而大治延壽傳地理志黃霸既罷歸潁川于是制詔御史其以膠東相張敞守京兆尹考異曰百官表載于神爵元年按敞傳云潁川太守黃霸以治行第一入守京兆尹霸視事數月不稱罷歸潁川于是制詔御史其以膠東相敞守京兆尹黃霸之歸潁川張敞之守京兆蓋同一年也百官表載霸事于元康三年誤今載敞守京兆于霸去之後自趙廣漢誅後比更守尹如霸等數人皆不稱職京師滯廢長安市偷盜尤多百賈苦之上以問

敞敞以為可禁敞既視事求問長安父老偷盜曾長數人居皆溫厚出從童騎閭里以為長者敞皆召見責問因貫其罪把其宿負令致諸偷以自贖偷長曰今一旦召詣府恐諸偷驚駭願壹切受署敞皆以為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且飲醉偷長以赭汗其衣裾吏坐里閭閱出者汗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或一人百餘發盡行法罰由是枹音桴鼓稀鳴市無偷盜上嘉之敞為人敏疾賞罰分明見惡輒取時時越法縱舍有足大者其治京兆略循趙廣漢之迹方略耳目發伏禁姦不如廣漢然敞本治春秋以經術自輔其政頗雜儒雅往往表賢顯善不醇用誅罰以此能自全竟免于刑戮京兆典京師長安中浩穰于三輔尤為劇郡國二千石以高第八守及為真久者不過三二年近者數月一歲輒毀傷失名以罪過罷惟廣漢及敞為久任職敞為京兆朝廷



每有大議引古今處便宜公卿皆服天子數從之張敞傳

元康四年春正月詔曰朕惟耆老之人髮齒墮落血氣衰微亦凶

暴虐之心今或罹文法拘執囹圄不終天命朕甚憐之自今以來

諸年八十以上非誣告殺傷人他皆勿坐本紀刑法志賜功臣適讀曰後

黃金人二十斤本紀丙寅大司馬衛將軍富平侯張安世薨本紀天子

贈印綬送以輕車介士諡曰敬侯賜塋杜東將作穿復土起冢祠

堂子延壽延壽已歷位九卿既嗣侯國在陳畱別邑在魏郡租入

歲千餘萬延壽自以身無功德何以能久堪先人大國數上書讓

減戶邑又因第陽都侯彭祖口陳至誠上以為有讓乃徙封平原

并一國戶口如故而租稅減半安世傳是歲詔曰蓋聞天子尊事天

地修祀山川古今通禮也間者上帝之祠闕而不親十有餘年朕

甚懼焉朕親飭躬齋戒親奉祀為百姓蒙嘉氣獲豐年焉郊祀志比

年豐穀石五錢本紀

神爵元年春正月上始幸甘泉郊見泰時數有美祥修武帝故事

盛車服敬齊祠之禮頗作詩歌本紀郊祀志徵能為楚辭九江被皮義反公

召見誦讀益召高材劉向張子僑華龍柳褒等待詔金馬門上欲

興協律之事丞相魏相奏言知音善鼓雅琴者渤海趙定梁國龔

德皆召見待詔于是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風化于眾庶聞蜀人王

褒有俊材請與相見使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選好事者令依鹿

鳴之聲習而歌之時汜鄉侯何武為僮子在選中久之武等學長

安歌太學下轉而上聞帝召見武等觀之皆賜帛謂曰此盛德之

事吾何足以當之益州刺史因薦王褒有軼與逸同材上乃徵褒令

與張子僑等竝待詔數從褒等放獵所幸宮館輒為歌頌第其高

下以差賜帛頃之擢褒為諫大夫王褒傳二月行幸河東祠后土本紀

郊祀志詔曰朕承宗廟戰戰慄慄惟萬事統未燭厥理乃元康四年

嘉穀元稷降于郡國神爵仍集金芝九莖產于函德殿銅池中九

真獻奇獸南郡獲白虎威鳳為寶朕之不明震于珍物飭躬齋精

祈為于偽反百姓東濟大河天氣清淨神魚舞河幸萬歲宮神爵翔

集朕之不德懼不能任其以五年為神爵元年賜天下勤事吏爵

二級民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所振貸物勿收行

所過毋出田租本紀又詔太常曰夫江海百川之大者也今闕焉無

祠其令祠官以禮為歲事以四時祠江海雒水祈為天下豐年焉

自是五嶽四瀆皆有常禮東嶽泰山于博中嶽太室于嵩高南嶽

灋與潛同山于灋西嶽華山于華陰北嶽長山于上曲陽河于臨晉

江于江都淮于平氏濟于臨邑界中皆使者持節侍祠惟太山與

河歲五祠江水四餘皆一禱而三祠云時上立白虎祠又以方士

言為隨侯劔寶玉寶璧周康寶鼎立四祠于未央宮中又祠太室

山于卽墨三戶山于下密祠天封苑火井于鴻門又立歲星辰星

太白熒惑南斗祠于長安城旁又祠三山八神于曲城蓬山石社

石鼓于臨胸音劬之罘山于睡文瑞反成山于不夜菜山于黃成山祠

日菜山祠月又祠四時琅邪蚩尤于壽良京師近縣鄆則有勞谷

五牀山日月五帝仙人玉女祠雲陽有徑路神祠祭休許蚪反屠音除

王也又立五龍山仙人祠及黃帝天神帝原水凡四祠于膚施方

士言益州有金馬碧鷄之神可醮祭而致上于是遣諫大夫褒使

持節而求之郊祀志褒道病死上憫惜之玉褒傳是時上頗修宮室車

服盛于昭帝時外戚許史王氏貴寵而上躬親政事任用能吏諫

大夫王吉上疏意以為夫婦人倫大綱天壽之萌也世俗嫁娶太

早未知為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天聘妻送

西漢全志 卷二十一 七 掃葉山房
女亾節則貧人不及故不舉子又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使男事女夫詘于婦逆陰陽之位故多女亂古者衣服車馬貴賤有章以褒有德而別尊卑今上下僭差人人自制是以貪財趨利不畏死亾周之所以能致治刑措而不用者以其禁邪于冥冥絕惡于未萌也又云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臯陶伊尹不仁者遠今使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鰲與傲不通古今至于積功治人亾益于民此伐檀所爲作也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財不宐居位去角抵減樂府省尙方明視天下以儉古者工不造瑯瑑音象商不通侈靡非工商之獨賢政教使之然也民見儉則歸本本立則末成其指如此上以其言迂闊不甚寵異也吉遂謝病歸琅邪吉傳義渠安國至羌中召先零諸豪三十餘人以尤桀黠皆斬之縱兵擊其種人斬首千餘級于是諸降

羌及歸義羌侯楊玉等恐怒亾所信鄉讀曰鄉遂劫略小種背畔犯塞攻城邑殺長吏安國以騎都尉將騎三千屯備羌至浩音浩壘音門爲敵所擊失亾車重兵器甚眾安國引還至今居以聞時上已發三輔太常徒弛式爾反刑三河潁川沛郡淮陽汝南材官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騎士羌士羌騎與武威張掖酒泉太守各屯其郡者合六萬人矣酒泉太守襄武辛武賢奏言郡兵皆屯備南山北邊空虛執不可久或曰至秋冬乃進兵此敵在竟境讀曰境外之冊今敵朝夕爲寇土地寒苦漢馬不能讀曰耐冬屯兵在武威張掖酒泉萬騎以上皆多羸瘦可益馬食以七月上旬齎三十日糧分兵竝出張掖酒泉合擊罕开在鮮水上者敵以畜產爲命今皆離散兵卽分出雖不能盡誅直讀曰但奪其畜產虜其妻子復引兵還冬復擊之大兵仍出敵必震壞上迺拜侍中樂成侯許延壽爲強



弩將軍卽拜酒泉太守武賢為破羌將軍賜璽嘉納其冊

充國傳考異曰西

羌反發三輔中都官徒弛刑及應募依飛射士羽林孤兒胡越騎三河潁川沛郡淮陽汝南材官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騎士羌騎詣金城夏四月遣後將軍趙充國強弩將軍許延壽擊西羌六月卽拜酒泉太守辛武賢為破羌將軍與兩將軍竝進本紀所書如此推充國傳前後節奏極分曉上初遣充國至金城而酒泉太守辛武賢上書上迺許延壽為強弩將軍武賢為破羌將軍是延壽武賢之將同一日也紀與充國竝書誤矣今從傳按趙充國傳本始中義渠安國使行諸羌先零蒙言願時渡湟水北逐民所不田處畜牧元康三年先零遂與諸羌種豪解仇交質後月餘羌侯狼何遣使至匈奴借兵欲擊鄯善燉煌以絕漢道于是兩府復白遣安國行視諸羌分別善惡安國至召先零諸豪三十餘人以九筴點皆斬之云云此本首尾不具疑有脫落

秋七月大旱

荀紀考異曰此據五行志荀紀增

詔曰軍旅暴露轉輸煩勞其令諸侯王

列侯蠻夷王侯君長當朝二年者皆毋朝

本紀

京兆尹張敞上書言

充國兵在外軍以夏發隴西以北安定以西吏民竝給轉輸田事

頗廢素無餘積雖羌人已破來春民食必乏窮辟

讀曰僻

之處買

所得縣官穀度

從各反

不足以振之願令諸有辜非盜受財殺人及

犯法不得赦者皆得以差入穀此八郡贖罪務益致穀以豫備百

姓之急事下有司左馮翊蕭望之少府李彊譏以為民函陰陽之

氣有好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

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

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于義利而已道

讀曰導

民不可不慎也今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

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一也人情民窮父兄囚執聞出財得以生

活為人子弟者將不顧死亾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求救親戚

一人得生十人以喪如此伯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政教一傾雖

有周召之佐恐不能復古者藏于民不足則取有餘則予詩曰爰

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又曰雨

于其反

我公田遂及我私下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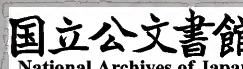
上也今有西邊之役民失作業雖戶賦口斂以贍其困乏古之通

義百姓莫以為非以死救生恐未可也陛下布德施教教化既成

堯舜無以加也今議開利路以傷既成之化臣竊痛之于是復下

其議兩府丞相御史以難問張敞敞曰少府左馮翊所言常人之
所守耳昔先帝征四夷兵行三十餘年百姓猶不加賦而軍用給
今羌人一隅小夷跳梁于山谷閒漢但令舉人出財減學以誅之
其名賢于煩擾良民橫胡孟興賦斂也又諸盜及殺人犯不道者
百姓所疾苦也皆不得贖首匿見知縱犯所不當得為之屬考異曰蕭望之
傳無犯字今從荀紀增入議者或頗言其法可蠲除今因此令贖其便明甚何化
之所亂甫刑之罰小過赦薄罪贖有金選音刷之品所從來久矣何
賊之所生敞備阜衣二十餘年如淳曰雖有五時服至朝皆著阜衣嘗聞罪人贖矣未聞
盜賊起也竊憐涼州被寇方秋饒時民尚有飢乏病死于道路况
至來春將大困乎不早慮所以振救之策而引常經以難恐後為
重責常人可與守經未可與權也敞幸得備列卿以輔兩府為職
不敢不盡愚望之彊復對曰先帝聖德賢良在位作憲垂法為無

窮之規永惟邊竟讀曰境之不贍故金布令甲曰邊郡數被兵離饑
寒天絕天年父子相失令天下共給其費固為軍旅卒讀曰粹暴之
事也聞天漢四年常使死罪人入五十萬錢減死罪一等豪强吏
民請奪假貲土得反至為盜賊以贖罪其後姦邪橫胡孟反暴羣盜竝
起至攻城守殺郡守充滿山谷吏不能禁明詔遣繡衣使者以興
兵擊之誅者過半然後衰止愚以為此使死罪贖之敗也故曰不
便時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亦以為羌虜且破轉輸略足相給
遂不使敞議蕭望之傳丞相魏相名易經有師法好觀漢故事及便宜
章奏以為古今異制方今故在奉行故事而已數條漢興以來國
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鼂錯董仲舒等所言請施行之考異曰通鑑載于元
康二年按疏辭云西羌未平師旅在外兵革相乘則非元康明矣今載于西羌反之後曰臣聞明主在上賢輔在下則君
安虞而民和睦臣相幸得備位不能奉明法廣教化理四方以宣



聖德民多背本趨末或有饑寒之色爲陛下之憂臣相罪當萬死
臣相知能淺薄不明國家大體時用之宜惟民終始未得所繇竊
伏觀先帝聖德仁恩之厚勤勞天下垂意黎庶憂水旱之災爲民
貧窮發倉廩振乏餒乃賄反遣諫大夫博士巡行天下察風俗舉賢
良平冤獄冠蓋交道省諸用寬租賦弛山澤波音波池禁秣馬酤酒
貯積所以周急繼困慰安元元便利百姓之道甚備臣相不能悉
陳昧死奏故事詔書凡二十三事臣謹案王法必本于農而務積
聚量入制用以備凶災亾六年之畜尙謂之急元鼎二年平原渤
海太山東郡溥被災害民餓死于道路二千石不豫慮其難使至
于此賴明詔振捄乃得蒙更生今歲不登穀暴騰踴臨秋收斂猶
有乏者至春恐甚亾以相恤西羌未平師旅在外兵革相乘臣竊
寒心宜早圖其備唯陛下留神元元率由先帝盛德以撫海內上

施行其策又數表采易陰陽及明堂月令奏之曰臣相幸得備員
奉職不修不能宣廣教化陰陽未和災害未息咎在臣等臣聞易
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四時不忒聖王以順動故刑罰清而
民服天地變化必由陰陽陰陽之分以日爲紀日冬夏至則八風
之序立萬物之性成各有常職不得相干東方之神太昊乘震執
規司春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西方之神少昊乘兌執矩
司秋北方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冬中央之神黃帝乘坤艮執繩
司下土茲五帝所司各有時也東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之
卦不可以治北方春興兌治則饑秋興震治則華冬興離治則泄
夏興坎治則雹明王謹于尊天慎于養人故立羲和之官以乘四
時節授民事君動靜以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
調和三者得敘則災害不生五穀熟絲麻遂草木茂鳥獸蕃扶元反

民不夭疾衣食有餘若是則君尊民說上下以怨政教不違禮讓可與夫風雨不時則傷農桑農桑傷則民饑寒饑寒在身則以廉恥寇賊姦宄所繇生也臣愚以為陰陽者王事之本羣生之命自古聖賢未有不繇者也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于先聖自高皇帝時有主四時之官兩語仍荀紀文帝時以二月施恩惠于天下賜孝悌力田及罷薄懈反軍卒祠死事者頗非時節太子家令鼂錯奏言其狀臣相伏念陛下恩澤甚厚然而災氣未息竊恐詔令有未合當時者也願陛下選明經通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時至明言所職以和陰陽天下幸甚相數陳便宜上納用焉相救掾史案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變郡不上相輒奏言之與御史大夫丙吉同心輔政上皆重之相為人嚴毅不如吉寬相傳大司農朱邑卒天子憫惜下詔稱揚曰大司

農邑廉潔守節退食自公以疆外之交東脩之餽與饋同可謂淑人

君子遭罹凶災朕甚閔之其賜邑子黃金百斤以奉祭祀初邑病

且死屬之欲反其子曰我故為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

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及死其子葬之桐鄉西郭外民果然其

為邑起家立祠歲時祀祭朱邑傳本紀疆弩將軍許延壽出擊羌降四千

餘人破羌將軍辛武賢斬首二千級中郎將楚卬斬首降者亦二

千餘級而趙充國所降復得五千餘人詔罷兵獨充國雷屯田充國傳

是歲前將軍韓增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增為人寬和

自守以溫顏遜辭承上接下無所失意保身固寵不能有所建明

百官表韓王信傳太僕張延壽病免以戴長樂為太僕百官表長樂者帝自在

民間時與相知故拔擢親近楊惲傳杜陵陳遂為太原太守帝微時

與遂有故相隨博奕數負進音臚及即位用遂稍遷至二千石迺賜

帝

遂璽書曰制詔太原太守官尊祿厚可以償博進矣妻君寧時在
旁知狀遂于是辭謝因曰事在元平元年赦令前其見厚如此陳

傳 考異曰此事不得其時今附于拜戴長樂為太僕之後

中郎將楊惲為諸吏光祿勳郎官故事令郎

出錢市財用給文書迺得出沐名曰山郎移病盡一日輒償一沐

或至歲餘不得沐

晉灼曰五日一洗沐

其豪富郎日出遊戲或行錢得善部貨

賂流行傳相放

斧往反

效惲為中郎將罷山郎移長度大司農以給

財用其疾病休謁洗沐皆以法令從事郎謁者有罪過輒奏免薦

舉其高第有行能者至郡守九卿郎官化之莫不自厲絕請謁貨

賂之端令行禁止宮殿之內翕然同聲由是擢為諸吏光祿勳親

近用事然惲伐其行能又性刻害好發人陰伏同位有忤己者必

欲害之以其能高人由是多怨于朝廷

百官表 楊惲傳

蕭望之為左馮翊三

年京師稱之遷大鴻臚

望之傳 百官表

廣陵太守沛郡陳萬年以高第八為

右扶風

百官表 萬年傳

扶陽節侯韋賢薨子宏當嗣為太常丞坐宗廟事繫

獄未決于是賢門下生於宗家計議共矯賢令使家丞上書言大

行以大河都尉元成為後元成深知非賢雅意即陽為病狂徵至

長安既葬當襲爵以病狂不應召大鴻臚奏狀章下丞相御史案

驗元成素有名聲士大夫多疑其欲讓爵辟

讀曰 避

兄者案事丞相

史迺與元成書曰古之辭讓必有文義可觀故能垂榮于後今子

獨壞容貌蒙恥辱為狂癡光曜晻

讀與 暗同

而不宣微哉子之所託名

也僕素愚陋過為丞相執事願少聞風聲不然恐子傷高而僕為

小人也元成友人侍郎章亦上疏言聖王貴以禮讓為國宐優養

元成勿枉其志使得自安衡門之下而丞相御史遂以元成實不

病劾奏之有詔勿劾引拜元成不得已受爵帝高其節以元成為

河南太守兄宏為太山都尉

韋賢傳 考異曰通鑑載于元康四年

按表元成以神爵元年襲封今從侯表

丁令比三

歲入盜匈奴殺略人民數千驅馬畜去匈奴遣萬餘騎往擊之無

所得匈奴傳

神爵二年春正月于鳳凰所集處得玉寶起步壽宮郊祀志秋羌若

零離畱且千閭反種兒庫共斬先零大豪酋非楊玉首及諸豪第澤

陽雕良兒靡忘皆帥煎鞏黃羝之屬四千餘人降漢考異日本紀作夏今從充國傳仲馬

亦以為紀誤匈奴虛閭權渠單于將十萬餘騎旁步浪反塞獵欲入邊寇未

至會其民題除渠堂亾降漢言狀漢以為言兵鹿奚盧侯而遣後

將軍趙充國將兵四萬餘騎屯緣邊九郡備敵月餘單于病歐血

因不敢入還去即罷兵迺使題王都犁胡次等入漢請和親未報

會單于死虛閭權渠單于始立而黜顓渠闕氏顓渠闕氏即與右

賢王私通右賢王會龍城而去顓渠闕氏語以單于病甚且勿遠

後數日單于死赦呼各反宿王刑未央使人召諸王未至顓渠闕氏

與其弟左大且渠都隆奇謀立右賢王屠耆堂為握衍胸音鞞單

于握衍胸鞞單于者烏維單于耳孫也握衍胸鞞單于初立凶惡

盡殺虛閭權渠時用事貴人刑未央等而任用顓渠闕氏弟都隆

奇又盡免虛閭權渠子弟近親而自以其子弟代之虛閭權渠單

于子稽侯獬先安反又所姦反既不得立亾歸妻父烏禪音蟬幕烏禪幕者本

烏孫康居閒小國數見侵暴率其眾數千人降匈奴狐鹿姑單于

以其弟子日逐王姊妻之使長其眾居右地日逐王先賢揮音纏其

父左賢王當為單于讓狐鹿姑單于許立之國人以

故頗言日逐王當為單于日逐王素與握衍胸鞞單于有隙即率

其眾數萬騎欲歸漢匈奴傳使人至渠犁與護鄯善以西使者鄭吉

相聞吉發渠犁龜茲諸國五萬人迎日逐王口萬二千人小王將

十二人隨吉至河曲頗有亾者吉追斬之遂將詣京師封日逐王

為歸德侯吉既破車師降日逐威震西域遂并護車師以西北道

故號都護都護之置自吉始焉上嘉其功詔曰都護西域騎都尉

鄭吉拊循外蠻宣明威信迎匈奴單于從兄日逐王眾擊破車師

兜訾子移反城功效茂著其封吉為安遠侯食邑千戶考異曰西域傳以

紀載于二年匈奴傳亦云二年當為神爵三年按本吉于是中西域而立莫府治烏壘城鄭吉

是西域傳誤今從本紀匈奴傳去陽關二千七百二十八里匈奴益弱不敢爭西域僮僕都尉由

此罷于是徙屯田于北胥鞬披莎車之地屯田校尉始屬都護

都護督察烏孫唐居等三十六國動靜有變以聞可安輯安輯之

可擊擊之西域傳漢之號令班西域矣鄭吉握衍胸鞬單于更立其

從兄薄胥堂為日逐王匈奴傳時上用刑法不甚欲儒術信任中尙

書宦官中書令宏恭石顯久典樞機蕭望之蓋九月司隸校尉蓋寬

饒奏封事曰方今聖道寢廢儒術不行以刑餘為周召以法律為

詩書又引韓氏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

傳賢若四時之運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則不居其位書奏上以寬

饒怨謗終不改下其書中二千石時執金吾議以為寬饒指意欲

求禮古禪字大迎不道諫大夫鄭昌愍傷寬饒忠直憂國以言事不

當意而為文吏所詆挫上書訟寬饒曰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為之

不采國有忠臣姦邪為之不起司隸校尉寬饒居不求安食不求

飽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

職在司察直道而行多仇所與上書陳國事有司劾以大辟臣幸

得從大夫之後官以諫為名不敢不言上不聽遂下寬饒吏寬饒

引佩刀自剄北闕下眾莫不憐之本紀蓋寬饒傳 考異曰通鑑載

于日逐王事前今從本紀載于後匈奴握衍胸鞬單于遣名王奉獻賀正月始和親本紀是歲右曹典屬國蘇

武卒初武既免官久之衛將軍張安世薦武明習故事奉使不辱

命先帝以為遺言帝即時召武待詔宦者署數進見復為右曹典屬國以武著節老臣令朝朔望號稱祭酒甚優寵之皇后父平恩侯帝舅平昌侯樂昌侯車騎將軍韓增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皆敬重武武年老子前坐事死上問左右武在匈奴久豈有子乎武因平恩侯自白前發匈奴時胡婦適產一子通國有聲問來願因使者致金帛贖之上許焉後通國隨使者至上以為郎又以武弟子為右曹武卒時年八十餘武傳先是烏孫昆彌翁歸靡因長羅侯常惠上書願以漢外孫元貴靡為嗣得令復尚漢公主結婚重親畔絕匈奴願聘馬羸各千匹詔下公卿議大鴻臚蕭望之以為烏孫絕域變故難保萬里結婚非長策也不可許上不聽以烏孫嘗一作新立大功又重絕故業遣使者至烏孫先迎取聘昆彌及太子左右大將都尉皆遣使凡三百餘人入漢迎取少主上迺

以烏孫主解憂弟子相夫為公主置官屬侍御百餘人舍土林中學烏孫言天子自臨平樂觀會匈奴使者外國君長大角抵設樂而遣之使長羅為光祿大夫常惠為副凡持節者四人送少主至燉煌未出塞翁歸靡死烏孫貴人共從本約立岑陁子泥靡代為昆彌號狂王惠上書願留少主燉煌惠馳至烏孫責讓不立元貴靡為昆彌還迎少主事下公卿望之復以為不可烏孫持兩端以堅約前公主在烏孫四十餘年恩愛不親密邊境未得安此已事之驗也今少主以元貴靡不得立而還信無負于凶夷此中國之大福也少主不至繇役將興其原起此天子從其議徵少主還蕭望之西城傳以惠明習外國事召為典屬國代蘇武惠傳神爵三年春起樂游苑本紀三月丙午丞相高平憲侯魏相薨百官表相嘗使掾陳平等劾中尚書疑以獨擅劫事而坐之大不敬長吏

以下皆坐死或下蠶室而相竟下丞相病死褚先生補史記夏四月戊戌御

史大夫博陽侯丙吉為丞相秋七月甲子大鴻臚蕭望之為御史

大夫百官表丙吉本起獄法小吏後學詩禮皆通大義及居相位上

寬大好禮讓掾吏有罪減不稱職輒予長休告終無所案驗客或

謂吉曰君侯為相姦吏成其私然無所懲艾讀曰吉曰夫以三公

之府有案吏之名吾竊陋焉後人代吉因以為故事公府不案吏

自吉始於官屬掾史務掩過揚善吉馭吏者讀曰酒數逋蕩嘗從

吉出醉毆一口反丞相車上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

去士使此人將復何所容西曹第忍之此不過汗丞相車茵耳遂

不去也此馭吏邊郡人習知遠塞發犇命警備事嘗出適見驛騎

持赤白囊邊郡發犇命書馳來至馭吏因遂驛騎至公車刺取知

敵入雲中代郡遽歸府見吉白狀因曰恐敵所入邊郡二千石長

吏有老病不任兵馬者宜可豫視吉善其言召東曹案邊長吏瑣

科條其人未已詔召丞相御史問以敵所入郡吏吉具對御史大

夫卒遽不能詳知以得譴讓而吉見謂憂邊思職馭吏力也吉乃

歎曰士亾不可容能各有所長嚮使丞相不先聞馭吏言何見勞

勉之有掾史繇是益賢吉吉又嘗出逢清道羣鬪者死傷橫道吉

過之不問掾史獨怪之吉前行逢人逐牛牛喘息袞反吐舌吉止駐

使騎吏問逐牛行幾里矣掾史獨謂丞相前後失問或以譏吉吉

曰民鬪相殺傷長安令京兆尹職所當禁備逐捕歲竟丞相課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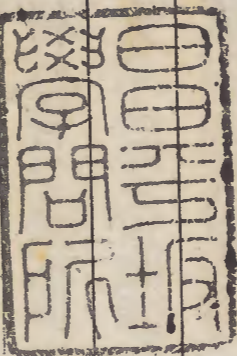
殿最奏行賞罰而已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于道路問也方春少

陽用事未可太熱恐牛近行用暑故逐此時氣失節恐有所傷害

心三公典調和陰陽職所當憂是以問之掾史乃服以吉知大體

丙吉傳張敞蕭望之言曰夫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今

小吏奉率不足常有憂父母妻子之心雖欲潔身為廉其執不能
可以什率增天下吏俸通典八月詔益吏百石



西漢年紀卷二十一終

文化甲子

